

金瓜石神社

與

山神祭

JINGUASHI SHRINE & RITUALS OF MOUNTAIN DEITIES

壹。簡介篇	04		
<hr/>			
貳。歷史篇	10		
2-1 金瓜石神社的緣起	12		
· 黃金山城開採的歷史	12		
· 神社的設立與鑛業發展	13		
2-2 金瓜石神社遷建與否的推論	20		
<hr/>			
參。信仰篇	22		
3-1 金瓜石神社的社格與社號	24		
3-2 金瓜石神社的信仰	27		
· 金瓜石神社的祭神	27		
· 鑛山信仰與祭神的構造：金山彥命、金山姬命與金屋子神	30		
3-3 金瓜石神社的祭典	38		
· 神社祭典與金瓜石神社初期的例祭	38		
· 金瓜石神社例祭的盛況	40		
<hr/>			
肆。建築篇	46		
4-1 金瓜石神社的空間特色	48		
· 金瓜石神社的規模	48		
· 神社建築形式的決定與材料的使用	51		
4-2 第二代金瓜石神社的構成	54		
4-2-1 構成神聖場域的設施	54		
· 參拜道	54		
· 鳥居	56		
· 旗桿座	60		
		· 石燈籠	64
		· 銅牛	68
		· 其他設施	69
		4-2-2 金瓜石神社的主體建築	70
		· 駁坎	70
		· 拜殿	73
		· 幣殿	76
		· 本殿	77
		· 手水舍	80
		4-3 第一代金瓜石神社的形式介紹	81
		· 鳥居	81
		· 燈籠	82
		· 拜殿	83
		· 本殿	83
<hr/>			
		伍。活化篇	84
		5-1 再利用構想	86
		5-2 祭典的再現	90
		· 潔淨與轉化	91
		· 樽神輿登場	92
		· 鏡開	96
		· 結緣帖的紀錄	98
		· 綁住一段祝福	99
		· 記憶中的味道	100
<hr/>			
		參考書目	102



壹。簡介篇

金瓜石神社為臺灣歷史上第三座神社，在日治的五十年間，神社早已與金瓜石居民的日常生活相互融合，每年總引頸期盼的祭典，整個山城沉醉於節慶的歡愉，而最終也在煙火燦爛的火花中畫下圓滿句點……

金瓜石神社落成於明治 31 年 (1898) 3 月 2 日，那是日本領臺的第三個年頭，為臺灣歷史上第三座神社，也是第一座具完整神道空間、從無到有，頗具規模的神道宗教設施。不同於官方基於殖民統治、皇民化政策的需求而建的神社，這座坐落於金瓜石本山岩脈上的神社，是領臺之初，橫跨海洋前往南國，想在這島嶼開創事業的人們一個心靈的歸屬。在日治的五十年間，神社早已與金瓜石居民的日常生活相互融合，每年總引頸期盼的祭典，整個山城沉醉於節慶的歡愉，白天在萬人鑽洞下，簇擁著關公與媽祖的神轎駐駕神社、日式樽神輿（日本神轎的一種）行經臺灣人的生活空間，臺日民眾夜幕低垂時一齊跳舞、觀賞相撲，在煙火燦爛的火花中畫下圓滿句點。

狂歡已隨歷史靜默，岩脈上的神社遺構卻依舊屹立不搖聳立至今，徘徊於此的旅人，或許是將心情訴諸於壯闊的山與海，或是對殘跡所流瀉出的空靈感到惆悵。如今，昭和 11 年 (1936) 4 月 20 日展開的改築工程，僅剩鳥居、燈籠、拜殿的圓柱、本殿的臺基等構件，在為黃金山城的地景留下日本統治痕跡同時，也早已超越臺日歷史的框架，跨越時空，在信仰面、生活面串聯兩地的情感，豐富金瓜石的人文內涵與歷史厚度。

民國 90 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部）舉辦「歷史建築百景徵選活動」全國票選，金瓜石神社之美獲得國人青睞，獲選列為百景之一。民國 91 年，連同整個水湳洞、金瓜石、九份，合稱為「水金九礦業遺址」

圖 1 | 金瓜石全景 /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金瓜石相簿》/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提供



的文化資源，評選為我國的世界遺產潛力點。民國 96 年，金瓜石神社的遺構公告指定為臺北縣定古蹟，隨著民國 99 年升格為新北市，改稱為直轄市定古蹟。民國 101 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於金瓜石神社舉辦日式祭典的神社再利用文化活動，規模雖不同於日治當年，且因應現今社會環境、時空背景作了調整，然而荒蕪的神社遺跡場域再次傳出鼓聲、吆喝聲，無疑地，為這座古蹟注入新生命力，更添增這座古蹟另一層魅力。

金瓜石神社是黃金博物館的景點之一，然而國人對於日本文化的既熟悉又陌生、對於日本神道信仰及神社建築基礎知識的生疏，而無法一窺金瓜石神社的內涵之美。因此本書除了鋪陳神社興建背景、歷史沿革之外，將講述神社所奉祀的神祇信仰、日治時期的祭典原貌，且就神社建築實體的部分，除對現存遺構的介紹之外，也將對已消失的部分、日治初期整建的第一代神社進行還原描述，帶領讀者領略金瓜石神社的風華，在古今交錯中認識這座神社蘊含的文化之美。

立黃金博物館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圖 1 | 由勤濟堂遠眺金瓜石神社 (2014) / 高挺育 攝



貳。歷史篇

金瓜石神社為典型民間移民信仰所建造的日本神社。神社的創建年代，依據《神社及社總覽》：是在明治 30 年（1897）田中事務所正式展開作業後的半年內落成，可知設置神社被視為是重要的事情，成為事務所在金瓜石的第一批工程……

2-1 金瓜石神社的緣起

◎黃金山城開採的歷史

明治 28 年 (1895) 5 月 31 日，日軍開始占領基隆一帶具金鑛與砂金之地，至明治 29 年 (1896) 下令禁止民間開採，臺灣總督府考量如何獲得最大利益與有效管理，以雞籠山的南北軸線為界，劃分出瑞芳鑛山 (稱「鑛一號」，九份一帶)、金瓜石鑛山 (稱「鑛二號」)，分別開放日本內地實業家申請。

金瓜石鑛山由田中長兵衛組織「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所經營，於明治 30 年 (1897) 10 月 15 日正式入主開採，田中長兵衛擔任鑛主，至於鑛長一職起先為小松仁三郎，日後再改由田中清擔任。受到一次世界大戰全球經濟大衰退的影響，使得製鍊成本提高，田中清基於成本考量決定更改經營模式，停止製鍊，改以開採、轉賣為主。然而受關東大地震時田中組的總部遭到燒毀，使得田中長兵衛出現了資金調度的窘境，改由當時擁有臺灣煉瓦株式會社在內十數家企業の後宮信太郎取得經營權。

大正 14 年 (1925) 「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成立，後宮信太郎出任社長，但實際負責的是長子後宮末男，田中清出任專務取締役，同時，後宮末男與田中清二人也分別擔任神社總代 (神社的信徒總代表)。日本政府在昭和 5 年 (1930) 1 月 1 日允許黃金的輸出，使得金價不斷攀升，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把握這個契機擴大規模、擴充設備，發掘到豐富的硫砷銅鑛脈、在長仁坑鑛床群發現金鑛的富鑛體，獲得龐大的利潤，後宮信太郎便是在此時獲稱「金山王」。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經營至昭和 6 年 (1931) 計有 4,211 名職工，分別是職員 88 人、日籍監督 173 人、臺籍與中國籍勞工 3,951 人。昭和 8 年 (1933) 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遭日本鑛業株式會社併購，更名為「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戰後 (1945) 由臺灣金銅鑛務局接手，爾後於民國 44 年改組為「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至民國 76 年結束營業。

◎神社的設立與鑛業發展

追溯日本神道發展與神社創建在臺之濫觴，明治 30 年 (1898) 以清代延平郡王祠為基礎所設立的開山神社，至今被視為臺灣最早的神社。事實上，位於臺南的開山神社，並非從無到有依據日本神道宗教觀與神社式樣所創建的宗教設施，其前身可溯及到光緒元年清廷為追諡鄭成功，專程從福州聘請工匠所營造的延平郡王祠，甚至是十七世紀中葉由民間所建的開山王廟。這座供奉鄭成功的廟宇，在日本領臺的第二個年頭 (西元 1896 年，明治 29)，當時的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曾向總督提議將之改稱為開臺神社，並賦予國幣社的社格。



圖 1 | 昭和 9 年 (1934) 金瓜石鑛山老照片 /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金瓜石相簿》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提供

此提案經送日本內閣討論議決，因可能牽涉到破格等難題，最終於西元 1897 年 1 月 13 日將該廟列格並命名為縣社·開山神社，成為臺灣第一座的神社。開山神社的誕生，其背後促成的那股力量為總督府追求臺灣的日本統治化，將祭祀與日本有濃厚淵源的鄭成功，作為推動國家神道與在政治、宗教與殖民政策面向，具有關鍵的意義。

過去在談到日治臺灣的神社發展，一般緊接於開山神社之後最矚目的是明治 34 年 (1901) 興建的臺灣神社。臺灣神社具官幣大社崇高的社格，是以作為臺灣這塊日本新領土的總鎮守所創建的神道宗教設施，可謂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神社神道的司令塔，是學界在論述國家神道在臺的傳播，以及神道作為皇民化政策推動最受矚目的焦點。臺灣神社於明治 33 年 (1900) 依日本內務省告示第 81 號著手創建，於隔年十月二十日完工隨即舉行鎮座式，神社境內達 11 萬 6 千坪，祭神為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與殉職於臺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共四位神祇。



2



3

相較之下，金瓜石神社為典型民間移民信仰所建造的日本神社。神社的創建年代，依據《神社及社總覽》：「明治三十一年三月二日鎮座。」顯示神社是在明治 30 年 (1897) 10 月 15 日田中事務所正式展開作業後的半年內落成，可知設置神社被視為是重要的事情，成為事務所在金瓜石的第一批工程。

從《基隆郡瑞芳庄要覽》對神社創建緣起的記載：「明治三十年金瓜石鑛山事業開始當時ハ土匪出沒ノ為メ一般就業者ハ常ニ不安ノ念ニ驅ラレ居リタルヲ以テ人心ヲ安定セシムベク神社建立ヲナスコト」點出神社的建立與鑛業發展有關，神社是為了尋求人心的安定而建。隨後，田中事務所也建造淨土宗的布教所，安定員工對於死亡的徬徨及處理失事員工的善後。

大正 14 年 (1925)，金瓜石鑛山的經營權改由後宮信太郎的「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經營，目前仍缺乏相關資料可瞭解這時期金瓜石神社的發展，僅可知神社的運作委由基隆神社社掌杉田希仙負責，而從《基隆神社誌》所描述後宮信太郎獨資奉納基隆神社一座鳥居，加上後宮本人在取得金瓜石鑛山經營權時，於金瓜石神社舉辦「金瓜石鑛山復活祝賀會」，突顯後宮信太郎對神道信仰的崇信與重視。

圖 1 | 開山神社 / 《日治時期的臺南》

圖 2 | 臺灣神社 / 《日治時期的臺北》

圖 3 | 基隆神社 / 《日治時期的基隆與宜蘭》





1

昭和 8 年 (1933) · 金瓜石鑛山的經營權易主 ·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在三年後提出神社改建計畫 · 改建時間由昭和 11 年 (1936) 4 月 8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的報導指出開工日為該年 4 月 20 日 · 總經費共計一萬五千圓全由事務所出資 · 主要要建造本殿 (社殿) · 拜殿 · 神苑 (遊園地) · 從現存鳥居與燈籠上的落款時間 · 可知完工是在昭和 12 年 (1937) 7 月 · 而在同年 7 月 15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了金瓜石舉辦神社祭典的報導

來看 ·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應是考量連同神社完工 · 神社例行性祭典一同舉辦 · 所以神社確切的落成日期是在昭和 12 年 (1937) 的 7 月 15 日。

昭和年間的改建 · 是金瓜石神社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提出改建的原因推測有三點 · 其一是多雨潮濕的氣候 · 地質的崩落使得明治年間堆疊的駁坎崩落 · 造成神社的地基不穩 · 且從明治創建以來歷經 40 年 · 勢必到非改建不可的階段 · 其二是昭和年間的改築與當時「一街庄一神社」的政策在時間上重疊 · 金瓜石所在的瑞芳郡也同時興建神社 · 其三是戰爭軍需 · 黃士娟認為金瓜石神社的建立與日本當局發動戰爭的特殊需求有關 · 此時也正是金瓜石產金的高峰 · 當局需仰賴黃金以增購軍需 ·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也有計畫地營造神社所在的山坡 · 與建築改建工程一同營造成鑛區的休憩場所 · 再次反映金瓜石神社的發展與當地信仰屬性有關。

圖 1 | 《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指出開工日期 / 《臺灣日日新報》

圖 2 | 金瓜石神社 (1913) / 《金瓜石鑛山寫真帖》

圖 3 | 現存遺構中「坑夫中」奉納的石燈籠 (2014) / 高挺育 攝



2

3

另外從大正 2 年 (1913) 出版《金瓜石鑛山寫真帖》收錄的神社影像中可見「鑛友會」奉納的燈籠 · 此外在現存遺構中也有「坑夫中」奉納的石燈籠 · 「中」在日文有團體之意 · 表示鑛工組成類似臺灣民間神明會的組織 · 參與並崇信金瓜石神社 · 而這也反映從田中長兵衛以來 · 雖然經營者幾經更替 · 但如何安定鑛山從業人員甚至當地居民的心靈 · 一直是經營者努力的目標。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GOLD MUSEU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 1895 簽訂馬關條約 · 臺灣及附屬島嶼主權交予日本。
- 1897 10 月 15 日「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展開作業。
- 1898 3 月 2 日金瓜石神社 (金瓜石社) 鎮座。
- 1903 《臺灣日日新報》首次刊登神社祭典相關報導 · 日期為 6 月 15 日。
- 1907 金瓜石神社訂在 6 月 28 日舉辦祭典。
- 1915 11 月 10 日起一連七天於神社舉辦大正天皇繼位慶賀活動。
- 1925 後宮信太郎取得經營權 · 設立「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
- 1926 祭典因故延期到 7 月 10 日。
- 1929 祭典因會計決算調整為 7 月 29、30 日。
- 1933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取得經營權 · 設立「臺灣鑛業株式會社」。
- 1936 4 月 20 日金瓜石神社改建動工 · 擇於 7 月 15、16 日舉辦祭典
- 1937 7 月 15 日神社落成並在 7 月 15、16 日舉行祭典。
- 1938 祭典因戰爭縮小規模並改為勞軍活動。



圖 1 | 第一代金瓜石神社的境內空間 (1913) / 網川健吉·《金瓜石鑛山寫真帖》

2-2 金瓜石神社遷建與否的推論

金瓜石神社在設立將近四十年後的昭和 11 年 (1936) · 進行社殿與周邊設施的改建事業 (第二代神社) · 也因神社歷經過建物設施的改變 · 導致日後外界對金瓜石神社坐落位置的理解出現歧異。

關於金瓜石神社創立的位置 · 在日治時期昭和年間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編纂的報告書中 · 明文記載神社的鎮座地為「台北州基隆郡瑞芳庄九份」 · 再者 · 《瑞芳庄要覽》則以神殿建於金瓜石本山東端之地一文來描述神社的位置 · 由於金瓜石神社自西元 1898 年創設至西元 1945 年日本戰敗後神社廢止喪失功能前 · 神社至少經歷過一次翻修 · 因此在近年來與金瓜石神社相關的描述或相關報導中 · 經常提及神社原址位在本山大金瓜石岩嶂東側的平地 · 到了昭和 8 年 (1933) 因鑛權易主 · 神社遷移至本山五坑四平巷的山腰上 · 這些說法來自《瑞芳及金瓜石鑛山視察報文》這篇至今最早描述金瓜石神社所在位置的資料。

金瓜石神社的創建出自明治 29 年 (1896) 取得該地鑛權的田中這是毋庸置疑的 · 譬如明治 36 年 (1903) 6 月 13 日《臺灣日日新報》以「田中鑛山の山神祭」為標題 · 報導金瓜石神社祭典的內容可知鑛業與神社的關聯性 · 不過到了昭和 8 年 (1933) 隨著鑛權移轉 · 同樣持續經營金瓜石鑛業的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是否需要遷移原神社 · 另闢地點重新設置神社這是值得留意之處 · 另一方面 · 根據神道的宗教儀禮措施而言 · 當作為供奉神靈的宗教設施神社需改建或翻修時 · 必須將祭神象徵或祭神降臨依憑的神體遷移至臨時搭蓋的場所安置 · 這樣的祭典稱為「遷御祭」 · 是涉及神社設施特別是供奉祭神的本殿翻修 · 改建及新造之際 · 將舉行的神道行列之宗教祭典 · 不過 · 目前在檢視金瓜石神社相關的史料與田野調查中 · 未見有「遷御祭」或各項動土需舉行的「地鎮祭」等紀載 · 僅透過昭和 11 年 (1936) 4 月 8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的「金瓜石鑛山で社殿を新設」標題及該則報導 · 指出地點位於本山附近 · 這與西元 1900 年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瑞芳及金瓜石鑛山視察報文》一文寫道的神社位於金瓜石岩脈

圖 1 | 金瓜石神社舊址 (2012) / 林承緯 攝

絕頂東側的小平地上 · 以及另一份也完成於新社殿興建 (1936) 前的《瑞芳庄要覽》所見的神社建於金瓜石本山東端之地的描述 · 顯示昭和 11 年 (1936) 新築的神社設施與之前神社的坐落地點間未見明顯的出入 · 透過相關文字資料分析 · 尚無法明確證明金瓜石神社是否歷經移築搬遷 · 不過一方面 · 關於神社設施的改建上卻相當明確 · 另外根據曾參與神社祭典的耆老張阿輝 (昭和元年出生 · 1926 年) 的認知 · 神社的位置未曾有改變 · 就張阿輝參與的昭和 12 年前後祭典其時間點 · 正逢金瓜石神社新築期間 · 照常理來說若當時神社歷經搬遷應有印象才是。

且透過影像分析 · 回顧收錄於大正 2 年 (1913) 《金瓜石鑛山寫真帖》的神社照片 · 矚目於影像中那兩座豎立大旗桿的基座 · 在比對今日仍現存於金瓜石神社前方的旗桿座遺構 · 即可發現這一對旗桿座即是金瓜石神社於西元 1898 年創設時的原物 · 顯示今日的金瓜石神社遺跡即創立時期的位址 · 再者 · 同樣透過這樣昭和 11 年 (1936) 神社改建前的照片來與今日的神社遺跡進行比對 · 前述的這對旗桿座是非常明顯的對應物 (包括六階) 的階梯 · 同時也可見兩張照片中社殿位置的一致 · 雖然這兩張照片中的社殿及構件樣式明顯不同 · 但是當我們核對神社座落位址旁的山陵線 · 即可清楚證明金瓜石神社自創設的第一代神社與日後改建的神社位址並無改變這樣的事實。





叁。信仰篇

座落於鑛山金瓜石地區的金瓜石神社供奉的是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彥命三神，其中金山彥命即為掌管鑛業、金屬之神……

3-1 金瓜石神社的社格與社號

在日治的五十餘年間，總督府將臺灣各地的神道宗教設施，共分成官幣社、縣社、鄉社與無格社四種類型，這些多半在政府支援協助下，採日本本地之神社建築風格樣式所搭蓋的祭祀空間被稱為「神社」，另一方面，分布於臺灣各地由信徒主導設置的神道祭祀場域，則稱作「社」，可理解為廣義的神社。前者所稱的神社一般被視為配合依存於當時國策所打造的神道祭祀空間，至於多數伴隨日本移民入臺所創設的神社，則來自於來臺日人為滿足地域、個人之信仰祈願所打造的宗教場域。



金瓜石神社原稱金瓜石社，亦有黃金神社、山神社等社號。關於金瓜石神社的社號，在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及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編纂的屬於公部門的報告資料中，皆使用金瓜石社作為正式名稱，這與該社並非屬於國家神道政策下的官幣社、縣社、鄉社與無格社有直接的關聯性，因此在正式的公部門資料檔案中，未使用金瓜石神社之稱，而是以「金瓜石社」來顯示該神道宗教設施的屬性。如此現象顯示當局對「神社」與「社」用詞有嚴謹的界定，相信這與國家神道的推動與國策之間有絕對的關係，不過在民間則對這座明治 31 年（1898）設立於金瓜石本山東端的神道宗教設施，卻頻繁地使用包含：金瓜石神社、金瓜石山神社、黃金神社、山神社等數種名稱，並將該社的祭神稱為金瓜石鑛山鎮守之神。譬如《臺灣日日新報》於昭和 9 年（1934）7 月所刊載的新聞報導，即以「金瓜石神社の祭十五、六兩日執行」為標題，此外，在兩年後同樣出自於臺灣日日新報對金瓜石神社祭典的報導中，卻使用「金瓜石山神社」一稱。

再者，大正 2 年發行的《金瓜石鑛山寫真帖》收錄一張金瓜石神社的照片，可見神社參道兩旁，分別插上了「金瓜石神社」、「黃金神社」與「金瓜石山神社」三種不同稱號的旗幟，另外在另一張由當地居民珍藏的昭和 11 年（1936）的神社照片中，還可見「山神社」的稱號。由此顯示雖然政府當局對神社的社號有明確的定義，不過在民間對該社的名稱多以地名、信仰、環境而賦予其名。首先，山神社之稱應來自於神社座落位處於金瓜石聚落旁的本山山巒上而得名，金瓜石神社則是日本神社社號命名時最慣用的手法，將地名作為該宗教場域之稱，當時官方對於「社」與「神社」兩稱內涵上的界定明確，不過民間顯然將「神社」一稱視為神道宗教場域的通稱，因此民間不論在新聞用詞或祭典旗幟上，皆未見「金瓜石社」而使用的是「金瓜石神社」。在透過地名、環境作為命名依據的社號之外，「黃金神社」則來自於信仰屬性，事實上也就是該神社創立的緣起目的，供奉金山彥命或稱金山毘古神這位金屬、財運、鑛山之神，祈求當地鑛業發達的心願，投射到社號的命名，因而冠上「黃金」一詞作為社號。

圖 1 | 《金瓜石鑛山寫真帖》收錄的金瓜石神社照片（1913） / 絹川健吉，《金瓜石鑛山寫真帖》



1

如此的社號命名形式在日本本地亦存在，譬如位於日本東北地區宮城縣石卷市的黃金山神社，也是供奉金山彥命，具開運招財等信仰特徵的神社，另外又如：北海道伊達市的黃金神社、宮城縣遠田郡的黃金神社、靜岡縣賀茂郡的黃金神社、高山市堀端町的黃金神社、名古屋市北區的金神社、京都市的御金神社等座落於日本列島南北，這些以「黃金」為名的神社也多以金山彥命為祭神。

3-2 金瓜石神社的信仰

◎金瓜石神社的祭神

日本神道的宗教觀基本上與臺灣民間信仰頗為相似，屬於多神崇拜的宗教類型，面對數以萬計的崇拜對象，神道以「八百萬的眾神 (Yaoyorozu-No-Kami)」一詞為統稱。在《古事記》、《日本書紀》二書中，詳細描繪天地開創的日本神話起源，並將世界劃分成：高天原、蘆原中國、根之國、黃泉之國、常世之國等場域，為神道的眾神譜系與世界觀奠定基礎。其中，「天照大神」具至高無上的神格，不僅被視為開創神道之神，也是日本皇室的祖先神。在天照大神之下，如：須佐之男命、大國主神、月讀命、日本武尊、大物主神等活躍於神話中的人物，分別依據各自的傳說屬性，擁有不同的執掌與能力，成為神道信仰中的重要祭神。除此之外，神道的祭祀對象還包括在《古語拾遺》、《延喜式》、《風土記》、《萬葉集》等古籍所登場的人物，各地神社祭拜的地方鎮守氏神，以及分布於鄉野、山間、河邊、海岸的自然崇拜。這些神靈被供奉於日本列島的各地域及角落，藉由信仰傳說的代代相傳，逐步地生根而茁壯。如民間耳熟能詳的八幡神、春日神、稻荷神、住吉神、山王神、天滿神、祇園天神、淺間神等信仰崇拜，無不循序此發展途徑成為各地居民的精神支柱。



2



3



4

圖 1 | 御金神社 (2013) / 林承緯 攝

圖 2 | 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 - 內宮 (2012) / 林承緯 攝

圖 3 | 天滿神 / 林承緯 攝

圖 4 | 住吉神 / 林承緯 攝

論及神道諸神的神格及執掌，可發現在神道信仰中極少出現萬能或具有絕對力量之神，因此，在神靈譜系結構下，眾神各自擁有其執掌及神格。例如前往天滿宮祈求考運與智慧，住吉大社祭神庇祐航海平安，出雲大社祭神大國主命掌管姻緣，稻荷神社祭神保佑五穀豐收及商業繁盛。此外，各神靈的司掌與性格，也將隨著神社所傳承的典故或啟示，造就出各種不同的信仰屬性。以位於京都嵐山的松尾大社為例，該社的信仰崇拜可追溯到上古，自奈良時期興建社殿後，供奉祭神大山咋神與中津島姬命，神格屬性為山神及航海神的崇拜。不過，在神社區域內有一口水質良好的「龜之井」，被擅長製酒的信徒氏族秦氏用來釀酒，並製造出品質絕佳的酒。如此的淵源讓這座源起於山神信仰的松尾大社，被賦予造酒、釀造之神的意涵，從室町時期（1336-1573）末葉以來，更享有日本第一造酒神的封號。各神社信仰的產生多源自祭神的神格屬性，譬如座落於鑛山金瓜石地區的金瓜石神社供奉的是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彥命三神，其中金山彥命即為掌管鑛業、金屬之神。



1



2



3

關於金瓜石神社祭神的相關紀錄，在昭和 8 年（1933）分別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刊行的《神社及社總覽》與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臺灣社寺宗教要覽（臺北州ノ卷）》一書中，皆明確地標示祭神為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彥命三神，另外，在跨越昭和 11 年（1936）神社新建的時間點，金瓜石神社的祭神仍維持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彥命的組合，可從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昭和十四年度）》調查

報告書的內容獲得印證，顯示金瓜石神社自西元 1898 年創設至日治晚期以來的祭神未曾改變。一方面，就負責神社祭儀的神職人員這部分，僅從掌握的有限資料中見其變化，譬如昭和 8 年（1933）金瓜石神社的依託神職為基隆神社社掌杉田希仙，昭和 14 年（1939）宗教報告書標示的神職則是瑞芳神社社掌大村榮之進。進駐於神社負責宗教祭儀、行政管理的神職人員，常因每座神社的規模及需求，形成大型神社神職人員兼管週邊區域神社的情形，這樣的模式不論在戰前的臺灣或日本本土皆相當普遍。

金瓜石神社創設時間遠比基隆神社與瑞芳神社來得早，不過屬性與規模皆與這兩神社差異甚多，事實上金瓜石神社依託神職之所以轉換，應與施行一街庄一社政策的時空背景有關，當時瑞芳地區雖已有金瓜石神社、瑞芳社這兩座分別供奉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彥命與金山彥命、金山姬命的神道宗教設施，不過因這兩社皆屬一般民間因信仰所設置的神社，非當時政府國策廣設於各地的神社，因此，昭和 11 年（1936）7 月 10 日瑞芳神社鎮座於瑞芳庄龍潭堵，成為該區國家神道下的樞紐，祭神為天照皇大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能久親王五神，從祭神屬性顯示該社為國家神道主導下的神道宗教場域。

金瓜石神社在昭和 11 年（1936）的改建，時間上確實與一庄一社的國家神道政策如火如荼展開期間較接近，只不過金瓜石神社的祭神根據前述的考察，至少在昭和 14 年前後神社祭神仍維持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彥命這樣的組合。關於金瓜石神社的祭神這部分，在相關的研究成果中卻出現神社祭神曾隨著社殿改建而更換為金屋子神之說，但因相關文獻與足以應證的例證不足，還無法明確理出為何金瓜石神社祭神會從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彥命三神改祀金屋子神。只不過這裡所提起的金屋子神與金瓜石神社三柱祭神之一的金山彥命的信仰之間，具緊密的關聯性，同時在神格上也出現數種不同之說。

圖 1 | 供奉稻荷神的伏見稻荷大社 (2013) / 林承緯 攝

圖 2 | 供奉大山咋神的日吉大社 (2007) / 林承緯 攝

圖 3 | 松尾大社 (2012) / 林承緯 攝

◎鑛山信仰與祭神的構造：金山彥命、金山姬命與金屋子神

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彥命三神可謂金瓜石神社在西元 1898 年鎮座於本山境內奉祀的祭神。其中，大國主命與猿田彥命不僅是神道信仰眾神中廣為世人熟知的神祇，也是日本神話傳說中相當重要的人物。大國主命同時具大國主神、大己貴命、大物主神、大穴牟遲神等多種不同之稱，在《出雲國風土記》中，描述大國主命為國土創造之神，其「大國主」之稱亦清楚顯示神格地位，一方面也被視為掌管人死後世界的主宰。除此之外，因「大國」與「大黑」發音相近（日語），進而產生大國主命與大黑天融合為一的信仰發展，賦予大國主命福神的形象，並在掌握土地、豐饒等神格演化下，成為散播良緣之神。位於出雲地區主祀大國主命的出雲大社，為大國主命信仰的中心，也是當今最熱門的祈求良緣聖地。



1



2



3

新北市立金瓜石博物館 GOLD MUSEUM, NEW TAIPEI

圖 1 | 大國主命在《出雲國風土記》中描述大國主命為國土創造之神 / 林承緯 攝

圖 2 | 出雲大社御仮殿 (2012) / 林承緯 攝

圖 3 | 出雲大社的明神造鳥居 (2012) / 林承緯 攝



1



2

金瓜石神社的另一祭神猿田彦命，又名猿田毘古神·猿田毘古大神，在《古事記》、《日本書紀》之中，猿田彦命於天孫降臨之際前往迎接，引導瓊瓊杵尊順利天降日本國土。傳說猿田彦命鼻長七咫、身高達七尺，眼睛如八咫鏡般的明亮，如此源自神話的形象，讓猿田彦命被視為嚮導之神、道路之神，特別在祭典巡行中經常可見穿戴紅臉長鼻的猿田彦命擔任隊伍前導。也因天孫降臨的神話典故，主祀猿田彦命的神社就以坐落於伊勢的猿田彦神社及鈴鹿的椿大神社、都波岐神社最知名。

圖 1 | 傳說猿田彦命鼻長七咫、身高達七尺，被視為嚮導之神、道路之神 / 林承緯 攝

圖 2 | 在祭典巡行中，經常可見穿戴紅臉長鼻的猿田彦命擔任隊伍前導 / 林承緯 攝



1

至於金山彥命為金瓜石神社供奉的三祭神中最明顯反應鑛山信仰之神，金山彥命又名金山毘古神，具有金屬、財運、鑛山守護的神格，相較於大國主命、猿田彥命二神，以金山彥命為主神的神社皆離不開鑛業區域或金屬、財富等信仰取向。在日治時期臺灣各地由官方或民間創設的百餘座神道祭祀場域中，僅見金瓜石神社及鎮座於同屬鑛區今稱九份煥子寮的瑞芳社供奉金山彥命，顯示以金山彥命為祭神的這兩神社祭神屬性與當地的信仰需求吻合。作為神道信仰的鑛業守護神金山彥命一稱最早出自《日本書紀》，至於《古事記》所描述的金山毘古神、金山毘賣神這對夫婦神組合，同樣屬於鑛山信仰的宗教崇拜。根據《古事記》神話傳說的內容，天地開創之神伊邪那美命在產下火之迦具土神後因下部疼痛導致嘔吐，其嘔吐物就產生金山毘古神、金山毘賣神二神，不過在另一部重要的神話《日本書紀》中，卻僅出現關於金山彥命的紀載。不論是男神的山金山毘古神或是女神的山金山毘賣神（又稱金山姬命），神名「金山」一稱意謂著執掌金山、鑛山的神格，亦有一說指出傳說中二神源自伊邪那美命嘔吐物之說，實因嘔吐物外觀與鑛石溶於火的物質狀態相似而生。

不論是金山彥命或以夫妻神形象構成的信仰並非神道中通俗的宗教崇拜，多數祭祀金山彥命的神社位於鑛業地區，將此祭神奉為鑛山資源加工技術之守護神。最著名的神社位於日本岐阜縣的南宮大社，在日本列島各地約有三千座以上的分靈社，可謂金山彥命信仰的中心，廣受日本各地鍛造工匠與金屬加工業的崇信。

鑛山信仰除了以南宮大社為主的金山彥命信仰，另一傳承於西日本中國山地的金屋子神信仰，也是日本神道重要的鑛山及金屬業的信仰崇拜。金屋子信仰發源自島根縣能義郡廣瀨町西比田的金屋子神社，自古以來該地從事鍛造、金屬加工業者即把金屋子神視為行業守護之神，不過關於金屋子神的來歷緣起，至今仍並存數種不同之說。最常見的譬如金屋子神即為金山彥命的別稱，或是金屋子神為金山毘古神與金山毘賣神之子，亦有一說指出金屋子神為樣貌醜陋的女神。以上列舉之說各有其說法依據，譬如將金屋子神視為金山彥命之說，即可在《芸藩通誌》這本 18 世紀末葉的古文獻中發現金屋子即為金山彥命誤傳之名的說法。另外，根據該神社編纂的《金屋子神社由緒略記》，指出金屋子神社主祭神名為金山彥命與金山姬命二神，並配祀素盞鳴命及其它 23 神，雖然在這份資料中未直接指出金屋子神與金山彥命的關係，不過從金屋子神社主祭神為金山彥命及金山姬命之說，顯示金屋子神即為金山彥命等夫妻神的別稱。



2



3

圖 1、圖 2、圖 3 | 金屋子神社 (2012) / 林承緯 攝

只不過此說卻存在不少待商榷之處，例如在西元 1753 年（寶曆 3）由九條關白大政大臣尚實公奉納的木匾中，出現「金山彥尊」一稱；而在西元 1791 年（寬政 3）這本《金屋子神社奉加帳》中，卻僅見「金山姬命」的描述，歷代繪製的金屋子神也多呈女神形象。不過另一方面，在《金屋子緣起抄》這篇十九世紀出版的金屋子神信仰文本中，卻出現金屋子神為金山彥命與金山姬命之子的說法，並將金屋子神與天目一箇命、石凝姥命三神合稱「金屋子大明神」。對於這種複數神的概念，民俗學者石塚尊俊在針對金屋子神信仰構造的研究中，也提出金屋子神誕生於大和國春日山，父神為山司神護王、母神為水司龍王命，因此金屋子神社祭神實為金山毘古神、金山毘賣神與金屋子神，共稱為「金山大明神」之說。

綜合古文獻中所見關於金屋子神的描述，顯示該祭神特別在形象及緣起脈絡上仍未明朗，不過金屋子神飛來之說確實為該地所共有之說。根據西元 1784 年（天明 4 年）由伯耆國日野的下原重仲所著《鐵山秘書》，金屋子之神從高天原降臨人世時，最先來到播磨國志相郡一帶，日後金屋子神表明自己為司掌西方之神，因此乘白鷺朝西飛去，來到出雲國能義郡黑田奧非田（比田）一處森林，停留於一棵桂樹上休息。此時正好遇上有位獵人行經此地，也就是日後成為金屋子神社宮司世家的祖先安部正重，金屋子神傳授製鐵的技術給他，並以該處為鎮守之地，奠定金屋子神社的基礎。



1



2

同樣地，在金屋子神社傳承的〈金屋子祭文雲州比田ノ傳〉亦見相似之說，唯有不同的是這份資料指出金屋子神從天降臨至播磨國志相郡是因村民祈雨，金屋子神教導人們製作各種的金屬器物，並在西遷到出雲國之際巧遇外出打獵的安部正重，金屋子神傳授其製鐵技術，任命安部正重為神主，至於供奉金屋子神的社殿由長田兵部朝日長者所建而成。

金屋子神信仰於岡山、廣島、鳥取、島根為中心的中國山脈地區製鐵、鍛造、鑄造等金屬相關從業者所崇信，此信仰範圍可從金屋子神社所傳《奉加帳》（寬政 3 年）記載的安芸、備後、美作、播磨、伯耆、出雲、石見等八國的紀錄獲得印證。金屋子神信仰圈的中國地區，在江戶晚期曾經擁有日本全國 80% 產鐵量的光景，顯示製鐵業與金屋子神社於信仰上的緊密連結。當然，金屋子神的神格除了製鐵業，《金屋子神社由緒略記》共列出：鐵工業、金屬業、鑛山業、金運、瓦斯業、印刷業、土水業等項目。戰前鎮座於北臺灣以金屬鑛業興起的金瓜石地區的金瓜石神社，該宗教設施創設背景即來自鑛山產業，只不過創設起以金山彥命為鑛業守護的祭神設定，是否會隨著業主更替與社殿翻修而改變，光從金山彥命與金屋子神的神格屬性為依據實難以解明這段歷史，猶待日後有更多資料的出土。



3



4

圖 1、圖 2 | 金屋子神社 (2012) / 林承緯 攝

圖 3、圖 4 | 金屋子神 (2012) / 林承緯 攝

3-3 金瓜石神社的祭典

◎神社祭典與金瓜石神社初期的例祭

由鳥居、手水舍、社殿等設施構成的神社宗教場域，平時寂靜的鎮座於豐富的大自然山林之中，不過進入祭典期間，神社一轉充滿著喧鬧的聲響與五顏六色且豐富的色彩及造型。以宗教之姿存在於世的神道，大體自平安初期發足展開，在神佛相習的潮流與外來宗教的佛教所帶來的衝擊及挑戰之下，逐步建構出神道獨特的宗教建築社殿及宗教祭儀活動。而後，神道歷經各時期不同的宗教、思想所影響，於歷史傳衍過程之中，產生不同的宗教型態與信仰表現，譬如近代以來所出現的教派神道、國家神道。只不過在這樣的信仰發展過程中，特別對一般民眾而言，神道的教義、教理始終並非人們所熟悉。反倒是神社例行的祭典，成為人們對神道宗教印象最深刻的畫面。

這種情形不僅在神道的原鄉日本，戰前臺灣也是如此。祭典可謂人神交流互動最重要的時機，金瓜石神社的例祭時間為 6 月 28 日，自明治 31 年（1898）鎮座以來，首度出現該社祭典相關紀錄為《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6 年（1903）6 月 13 日的報導，指出：「六月十五日將舉行神社一年一度的神祭日，當日全坑鑛工休假接受鑛主提供酒席招待」。

這是首度出現金瓜石神社祭典的報導，雖然僅是一則非常簡短的描述，也並沒有提及宗教祭典內容，不過可從當日鑛坑休假與鑛主設酒宴等情形一窺祭典與鑛業的關係，這點也流露於「田中鑛山的山神祭」標題用字。數年後（1907），關於金瓜石神社祭典的報導再度見報，以「金瓜石鑛山的鎮守祭」為標題，報導指出 6 月 28 日將舉行「鎮守祭」，當日有鑛工準備的餘興節日，盛況將可預期。對照這兩次分別



舉行於二十世紀初的祭典，可見祭典時間並未固定，雖同樣選在 6 月，不過西元 1903 年的祭典日為 6 月 15 日，至於四年後的祭典選在 6 月 28 日，即為總督府文教局宗教報告書標示的金瓜石神社例祭日。

金瓜石神社進入大正時期，首度出現神社祭典的相關記錄，為金瓜石鑛山為慶祝大正天皇繼位舉行的御大典奉祝行事，雖然這場慶典活動並非出自宗教信仰目的，不過仍可見作為當地信仰及公共設施機能的金瓜石神社於金瓜石聚落扮演的角色。這場慶祝活動從 11 月 10 日一連舉行七天，金瓜石神社作為首日活動的主會場，當時居民以煙火施放為信號，引導參與者來到山神社（金瓜石神社）集合，接著眾人配合著煙火施放，高喊萬歲三聲再舉杯慶祝，夜間則在金瓜石俱樂部舉行祝賀會。

圖 1 | 日治時期金瓜石御輿祭 (1930 年代) / 張英傑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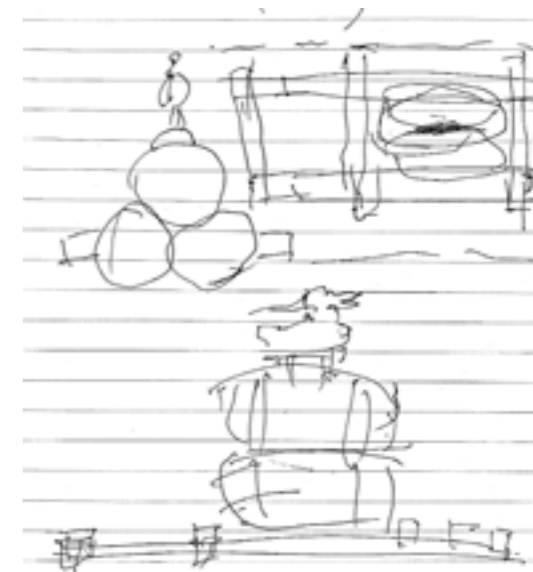
大正 8 年 (1919) · 《臺灣日日新報》一連兩日，分別以日文、中文報導 6 月 28 日舉行的金瓜石神社祭典，這場名為「金瓜石鑛山山神祭」的祭典從該日上午 10 點起，在石神球一郎所長、仁井田基隆支廳長代理與其他瑞芳、頂雙溪官民小學生參列下，舉行神道例祭儀式與玉串參拜。這場祭典在小學生奉奏演唱與共飲神酒之後，神社及當地居民還策劃了楠木連續劇、相撲、藝妓手舞及煙火燃放等各式慶典活動，與同日舉行的金瓜石迎媽祖宗教活動相互輝映。

根據這幾則金瓜石神社祭典相關的記錄，顯示祭典型態從明治晚期的鑛工休假歡度，接著出現鑛工進行餘興演出，再到外聘專業團體譬如楠木連續劇或是藝妓手舞的演出，顯示祭典規模與民眾參與逐年擴大。就祭典參與層面而言，除了主導金瓜石神社創設的田中鑛山代表，還可見政府及當地居民，及頂雙溪一帶的居民、小學生分別參與其中，這點足以顯示做為鑛山守護的金瓜石神社，實質上也具有地方鎮守的地位。當然，金瓜石之所以可視為鑛山的守護，我們從金瓜石鑛山經營權從田中鑛山轉手金瓜石鑛業株式會社之際，該鑛業株式會社立即前往金瓜石神社舉行報告祭之舉，清楚顯示金瓜石神社對金瓜石鑛山具有的重要性。

◎金瓜石神社例祭的盛況

在大正 15 年 (1926) 原訂例祭舉行的時間前夕，《臺灣日日新報》出現一則〈祭典延期〉啟示，報導指出：「基隆金瓜石神社，每年訂六月二十八日，由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主催，舉行祭典。是日本島人間，恭迎媽祖遶境，以祈山神獻瑞，金苗多出。本年因鑛山會社都合，延期於七月十日，媽祖遶境亦隨之延期。現鑛山會社，暨保正黃仁祥、呂溪山諸氏，著著準備，以期熱鬧勝諸常年云。」這場可謂金瓜石神社在大正年間最後一場的例祭，因鑛山公司之故而調整祭典時間，還連帶影響當地迎媽祖舉

行的時間。由此可知，當時做為金瓜石地區日人信仰中心的金瓜石神社與臺人信仰的迎媽祖祭典關係密切，兩項祭典的辦理互為連動。除此之外，金瓜石當時的宗教狀態也提供今日在理解日治台灣民間宗教發展一項重要依據，日治時期臺人宗教信仰活動失去生機，遭受全面打壓之推論之說實有待商榷。金瓜石地區的金瓜石神社三神或是聚落迎媽祖兩祭典舉行的目的，皆在於祈求金鑛多出、聚落平安，這點可說是臺、日雙方藉由不同宗教信仰、祭典形式的共同心願，可謂當時金瓜石地區共通的宗教祈求。



1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GOLD MUSEU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2

圖 1、圖 2 | 耆老張阿輝興奮地筆畫記憶裡的樽神輿 / 張阿輝 繪



1

在大正、昭和之交祭典在歷經順延波折下，昭和 4 年 (1929) 祭典時間再度調整，不僅從原本的 6 月 28 日改為 7 月 27 日、28 日，這年更因鑛山公司會計決算日之故，祭典日再改至 7 月 29、30 日，與臺人的迎媽祖祭典串聯盛大舉行。這時期在金瓜石鑛山事務所採鑛經營成功及景氣好轉帶來的正面效應下，神社祭典聘請知名的魔術師齋天華到金瓜石演出，慰勞鑛山從業人員及家眷，配合往年例行策畫的素人角力、臺灣傳統戲劇等餘興節目的演出，為黃金山城增添熱鬧喜慶的氣氛。其中遠道請來的魔術師齋天華，為日本本地知名松旭齋系統旗下的女魔術師，此舉顯示當時鑛山的景氣及居民對神社祭典的重視。在昭和 7 年 (1932) 至昭和 11 年 (1936) 社殿改建期間，神社祭典形式大致維持以往，不過臺人迎媽祖的祭典從過去迎關渡媽祖，擴大到也迎請含關渡宮、基隆慶安宮及北港朝天宮三廟媽祖的作法，報導中指出這段期間金瓜石鑛山黃金產量豐碩，顯示祭典規模擴大因與酬神謝恩有關。另一方面，昭和 11 年起進行的金瓜石神社社殿設施改建或新建工程，雖然時間點與昭和 11 年 (1936) 臺灣總督府辦理「民風作興協會」掀起的國民精神振作及徹底同化二準則，進而掀起的皇民化運動與一街庄一社風潮的時間接近。

不過從金瓜石當地鑛業發展的情形，以及前後期間舉行的祭典規模、做法，顯示金瓜石新社殿建設之因，仍以新聞報導指出是為建設金瓜石神社成為鑛業從業人員實質的信仰中心，並加以美化打造成該地唯一的遊樂區，因此新建社殿並廣植美觀植物設置休憩所為主因。

圖 1 | 參與過日治時期祭典的游福來與張阿輝 (右一、二)，左一為《臺灣採金七百年》作者唐羽 / 張靖委 提供

圖 2 | 日治時期金瓜石鑛山運動會 (1930 年代) / 張英傑 提供

金瓜石神社例祭從社殿新建的昭和 11 年 (1936) 起，祭典規模及內容進入全盛時期，在改為 7 月 15 日、16 日的祭典期間，共有少年組的樽神輿、大人相撲、柔劍道奉納比賽等慶典活動，一方面，由勸濟堂主導的迎媽祖祭典活動，則造就出聚落周邊同時搭十多座戲臺上演的祭典盛況。昭和 12 年 (1937) 的例祭仍一如往常舉行，由小、公學校兒童抬行奉納樽神輿從金瓜石神社出發，延著聚落街道遶境巡行，一路從神社朝水湳洞海邊前進，此外在祭典期間，還同時辦理馬拉松路跑、柔劍道、弓道等奉納比賽等活動，甚至還配合盂蘭盆會時間舉行日本列島夏夜常見的盆舞大會。在祭典隔天上午舉行奉納棒球比賽，同時間也進行迎媽祖祭典，十多座戲臺同時開演的盛況與信徒香客熱烈參與，共同營造金瓜石聚落盛大熱鬧的祭典氣氛。根據當年曾參與金瓜石神社祭典樽神輿的在地耆老張阿輝 (1926-) 回顧，當時的樽神輿隊伍分成少年組、青年組與社員組共三組，少年組是從公學校六年級生兩班共百名學生中，精挑 20 位體格良好者來參加，青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GOLD MUSEUM, NEW CITY GOVERNMENT



2



1

水。張阿輝回憶中所浮現的金瓜石神社祭典狀態，應該是在金瓜石神社祭典最活躍的階段，這段追憶將臺灣人、日本人攜手參與歡渡的金瓜石神社祭典生動再現而出。

只不過，金瓜石神社祭典榮景在昭和 13 年（1938）之後，隨著整體時局及社會環境急遽緊繃惡化，雖然日後金瓜石地區逢神社祭典期間仍如往例全鑛山休假兩日，不過祭典構成與慶典餘興活動大幅縮減，改以慰勞出征軍人家庭的形式來歡度神社例祭。數年之後，金瓜石神社在昭和 20 年（1945）日本戰敗下，這座十九世紀末葉鎮座於金瓜石的神道宗教設施，成為今日屹立於本山岩脈上的異國宗教遺跡。

圖 1 | 山神祭 - 金瓜石小學校外圍教頭 (1930 年代) / 山口洋子提供

圖 1 | 兩位少年著日本祭典衣服 (1930 年代) / 高城初子提供



2



肆。建築篇

金瓜石神社從草創至日本統治落幕，共歷經西元 1898 年創建（第一代）、西元 1936 年新築（第二代）兩度的設施營造，藉由神社建築及周邊設施的打造，營造出金瓜石神社特有的宗教信仰場域……

4-1 金瓜石神社的空間特色

◎金瓜石神社的規模

神社 (Jinja) 為神道信仰祭祀設施的通稱，不過「神社」一稱，實際上在明治時期 (1868-1912) 之前並不普遍，當時是將祭祀神靈的場域稱為天社、國社、諸社、宮、神宮、祠。除了稱法用字的問題，祭祀空間的構造及設施配置，也經歷過一段演變過程。過去神道祭祀所使用的場所，並非今日習以為常的以鳥居、參道、石燈籠、狛犬、手水舍、拜殿、本殿、社務所構成的神社組成。上古時期的日本人深信，神靈平日居於天界，唯有在特定的祭祀期間才會降臨。因此，初期神道將山岳、岩石、樹木視為神靈降臨的依附體，在每年特定期間迎神降臨進行祭祀。而後，隨著歷史文明的演進，過去屬於臨時性的祭祀模式與來訪性格的神靈產生變化，讓臨時性祭場朝向固定型態的神殿而發展，並在宮殿建築與佛教伽藍建築的交互影響下，造就出神社建築與固定神體的祭祀模式。今日所謂的神社，廣義而言，包含神域內的所有建築物，是由位居最外圍的鳥居、參道，與神門、拜殿、本殿、社務所等核心設施，以及環抱於神域四周的森林、溪流所構成。狹義的神社，主要以供奉神靈的本殿周邊區域為主。

以最普遍常見的神社配置而言，一般在神社空間最外圍置有區隔神聖及世俗的鳥居，當順著參道路徑朝社殿前進，隨即印入眼簾的是另一座鳥居及標示神社名稱的標柱。最後再穿過一道鳥居，即可進到森林環抱的神社境內。在這個空間裡，坐落有手水舍、拜殿、本殿、社務所等神社必備的基本設施，同時再根據各神社的規格所需，另設有攝末社、遙拜所、神樂殿、寶物館、石碑、石神、神馬、神橋、繪馬堂、神饌田、會館等附屬設施。特別是社殿與鳥居的外型及特徵，往往隨著信仰文化或是地方習俗間的差異等因素，呈現各種不同的類型。

金瓜石神社從草創至日本統治落幕，共歷經西元 1898 年創建 (第一代)、西元 1936 年新築 (第二代) 兩度的設施營造，藉由神社建築及周邊設施的打造，營造出金瓜石神社特有的宗教信仰場域。根據明治 40 年 (1907) 發行的明信片與大正 2 年 (1913) 《金瓜石鑛山寫真帖》收錄的金瓜石神社當時照片所示，西元 1898 年創設的神社周邊設施包含有本殿、拜殿、鳥居、旗桿座等，本殿的樣式屬於流造建築，拜殿為入母屋造，鳥居則採明神造鳥居。除了照片可判讀的部分之外，譬如《臺灣日日新報》曾刊登安置於神社前的青銅製燈籠被盜的報導，顯示第一代金瓜石神社除了硬體設施之外，神社境內也擺設了金屬類的宗教器物。

圖 1 | 金瓜石神社與本山五坑、黃金博物館之間的空間關係 / 高挺育 攝

第一代神社的照片可見明神造鳥居聳立於神社建築物前方，鳥居入口與社殿對應坐落，信徒穿越鳥居再順著參拜道即可來到拜殿前參拜。參拜道兩旁隱約可見數座石燈籠，分別為屋頂木造及燈籠懸掛的形式，另外在西元 1913 年所攝的神社照片中，可見鳥居前方豎立起高聳的社名旗幟，這是日本神社祭典期間常見的景象，乘載著大旗幟的旗座頗具規模，前方明顯可見是田中鑛業的社紋。比較西元 1907 年與 1913 年這兩張金瓜石神社草創階段的影像，顯示數年間神社景象變化不大，金瓜石神社在西元 1907 年之前，已擁有完整的社殿、鳥居等神社設施，惟有神社周邊的植物從原本充滿著椰子、蕨類植木，轉變成單一整齊的樹林植種，顯示神社除了建築體周邊的空間規畫，亦整體考量神社周邊宗教環境的營造。



今日仍保留於金瓜石神社原址的遺跡構件即為第二代神社的遺構，當時神社的鳥居除了再進入社殿平臺前有鳥居之外，在本山五坑旁沿參拜道攀登前段，也聳立了一座神明造鳥居，這座鳥居目前仍現存於原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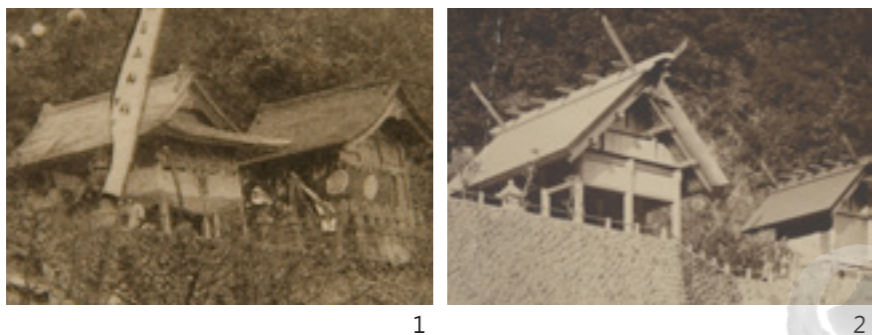
接著順著參拜道而上，兩旁設置有數座石燈籠，在順著參拜道攀爬至社殿前的大形旗桿座附近，可見一座噴水池設施。當穿越旗桿座再沿著參拜道前行，社殿前的神明造鳥居即在眼前。神社社殿境內四周搭設鐵欄杆，在依山的面有引山泉的手水舍，同時在境內還設有一座銅牛。以上為第二代神社及周邊相關設施的位置，關於在昭和 11 年（1936）改建神社的經緯，《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指出：「為了將過去僅呈形式的這座神社打造成鑛業從業人員的信仰中心及遊樂園，因此投入 15000 圓的預算新建社殿、拜殿等設施，並種植觀賞樹木與設置休憩所...」顯示第二代神社建設原因，可歸咎於信仰與休閒兩大目的，這點明顯呈現於兩代神社在規模及周邊環境的差異上。

◎神社建築形式的決定與材料的使用

第一代神社社殿的建築形式是流造，流造是神社建築最廣泛被採用的型式。金瓜石神社的創建應在明治 30 年（1897），當時的臺灣神道信仰尚未普及，在建造神社的記錄上僅有臺中稻荷神社，金瓜石神社的建造勢必得參考日本本土的神社型式，或直接聘請工匠來臺營造施作。田中長兵衛在經營金瓜石鑛山前已經營釜石鑛山，釜石鑛山位於日本東北的岩手縣，當地神社的樣式正好也是流造，流造的金瓜石神社社殿是否受到這層關係的影響，確實仍難以就此下定論。

圖 1 | 今日仍保留於金瓜石神社原址遺跡構件，為第二代神社的遺構 (2014) / 高挺育 攝

第二代神社建築是「神明造」，神明造是日本神社建築的經典樣式。金瓜石神社改築採以神明造，推測可能受到鄰近的瑞芳神社所影響，雖然早在昭和 9 年（1934）官方嚴格限制神明造樣式的建造，且當時神社建築樣式的主流為流造，不過，金瓜石神社捨流造而選擇神明造，相對之下是較罕見的作法。雖然金瓜石神社的改建、設計不需經官方批准，但當時在鑛山所在的瑞芳郡，自臺灣神社分靈於瑞芳庄（目前的瑞芳高工一帶）興建瑞芳神社，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曾在昭和 9 年（1934）提供金二千圓給瑞芳庄役場用來建造神社，之後還陸續捐獻了鳥居、燈籠。瑞芳神社採用與臺灣



1

2

神社相同的神明造，神社鎮座時間為昭和 11 年（1936）7 月 10 日。至於金瓜石神社則在昭和 11 年（1936）4 月 20 日動工，顯然在金瓜石神社動工之際，瑞芳神社已將近完工，令人推測這樣的時間點與觀念性，極有可能影響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對金瓜石神社改築的規劃。

在材料的使用上，從《金瓜石鑛山寫真帖》可見第一代本殿基座採用石材，本殿與拜殿的結構主要以木材為主，在日本統治初期，神社建築承襲母國的作法採用「素木造」，也就是不加以上色描繪為原木施作。而官廳等公共建築的營建也同樣使用木材，但隨著對臺灣風土條件的瞭解，意識到臺灣的氣候環境造成木材易腐壞，且白蟻啃食更是問題嚴重，因而紛紛將木造建築進行改建。這樣的問題也反映於第二代金瓜石神社改建上，推測金瓜石神社在明治末年至大正年間，應該也面臨木造建築易受損的問題。當然除了環境、氣候造成木造建築的金瓜石神社維持不易之外，明治末年前後，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於鑛山經營上所面臨瓶頸，導致日後雖在大正年間有短暫的榮景盛期，但是不久經營權轉到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導致神社的改建也就延遲到昭和 11 年（1936）才動工。

第二代金瓜石神社營建大量使用水泥為建材，在日本本土神社使用水泥的情形較少，但在臺灣卻早在大正年間，水泥已經被用於神社建造中，可視為是神社建築在臺灣發展的特徵之一。水泥的使用主要為防止白蟻從木材底端啃食心材，所以常用在地坪、柱子、鳥居等直接接觸地面的構造物，於是金瓜石神社的鳥居、拜殿的地坪及柱子、本殿臺基都採以水泥為材。並且為克服地形不適合水泥的攪拌及灌漿，施工採用當時具實驗性質的預鑄鋼筋混凝土方式，這些反映的是當時建築營建的趨勢，更顯示對水泥這項材料的成熟運用與預鑄工法的掌握。根據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在昭和 7 年（1932）委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出版的《臺灣金瓜石鑛山に於ける土木建築用骨材の試験成績》，顯示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對水泥建材的重視，這點也反映氣候環境對鑛區建築的影響，所以在鑛區大量採用水泥，包含神社營建也不例外。



3

圖 1 | 第一代神社的拜殿與本殿 (1913) / 網川健吉，《金瓜石鑛山寫真帖》

圖 2 | 第二代神社的拜殿與本殿 (1936) /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提供

圖 3 | 鑛區大量採用水泥，包含神社營建也不例外 (2014) / 高挺育 攝

4-2 第二代金瓜石神社的構成

4-2-1 構成神聖場域的設施

◎參拜道

「參拜道」或稱為參道，是指通往神社所在位置的路徑，一般是指第一鳥居後的道路。金瓜石神社的參拜道沿著山勢稜線而上，沿途以石塊鋪設成階梯，階梯旁並以石塊作成排水溝，但只在少數地點使用臺灣煉瓦株式會社出品的 T.R. 磚砌造而成。原本方整的石塊，歷經歲月的洗禮早已風化、破損，在這些石塊中，許多石階上都留有鑿痕，該痕跡是鋼纜在經年累月不斷磨擦後所留下，而在整個參拜道的階梯中，還有兩個階梯踏板是以旗桿架的水泥板鋪成，應是戰後將旗桿架拆解作為階梯用。



1



2

圖 1 | 少數階梯使用臺灣煉瓦株式會社出品的 T.R. 磚砌造而成 (2014) / 高挺育 攝

圖 2 | 許多石階上都留有鑿痕，是鋼纜在經年累月不斷磨擦後所留下 (2014) / 高挺育 攝

圖 3 | 「參拜道」或稱為參道，是指通往神社所在位置的路徑 (2014) / 高挺育 攝



3

◎鳥居

鳥居是日本神道重要的象徵，一座具規模的神社會擁有至少一座鳥居，第二代金瓜石神社共有三座鳥居。第一鳥居為木造，位置在今日臺車軌道旁，目前已經不在，這道鳥居外側代表的是世人居處的俗世，至於鳥居之內的空間稱為神域。金瓜石神社的第二鳥居及第三鳥居採以鋼筋混泥土建造，鳥居表層為洗石子，第二鳥居位於神苑內，而第三鳥居坐落於神社社殿前。目前在第三鳥居上，仍可見外側柱面留有兩只金屬掛勾，這是當年懸掛注連繩的裝置。注連繩 (Shimenawa) 是神道信仰中具結界力量的宗教物。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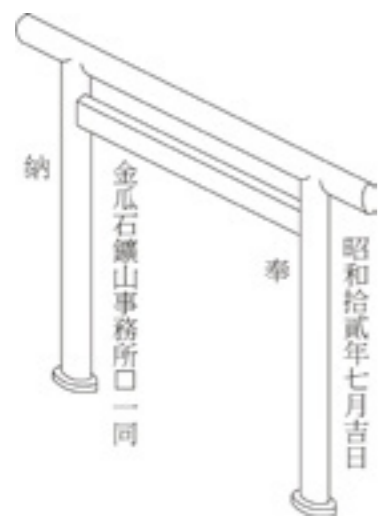


3

圖 1 | 金瓜石神社第二鳥居 (2014) / 高挺育 攝

圖 2 | 第二代金瓜石神社的第三鳥居坐落於神社社殿前 (約昭和 12 年 · 1937) / 黃慶雲 提供

圖 3 | 今日所見之金瓜石神社第三鳥居 (2014) / 高挺育 攝



這座鳥居形式為「神明鳥居」，由下而上的構件分別是呈現圓盤狀的柱礎，日文稱作「龜腹」，龜腹上直立著「柱」，柱頂分別有兩個橫向構件，頂端圓筒狀的構件稱為「島木 (shimagi)」，島木下另一個橫向扁平狀的構件稱為「貫 (nuki)」，但貫並不會凸出於柱。

金瓜石神社現存有兩座鳥居，在第三鳥居上尚可見當年奉納者、日期等文字落款，朝外處的左側柱身刻著「奉」、右側柱身刻著「納」，朝向拜殿左側柱身刻著「昭和拾貳年七月吉日」，右側柱身則可見「金瓜石鑛山事務所□一同」。年代落款見證了神社改建落成的時間，也反映出金瓜石鑛業及區域居民對於金瓜石神社改建工程的參與投入。

1

2



58

國立黃金博物館
MUSEU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3

圖 1 | 鳥居上落款位置、文字內容 / 林承緯 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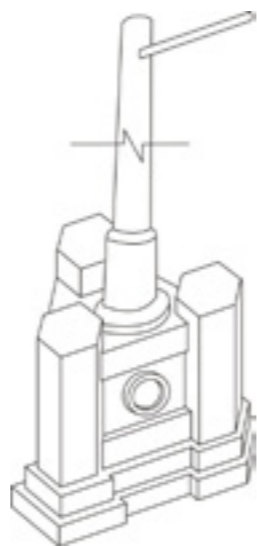
圖 2 | 第三鳥居現況 (2014) / 高挺育 攝

圖 3 | 第三鳥居朝向拜殿左側柱身刻著「昭和拾貳年七月吉日」 / 高挺育 攝

59

◎旗桿座

當年聳立於金瓜石神社前的旗桿座，今日仍現存於第三鳥居前，這兩座體積龐大的巨型水泥柱，宛如某建築的門柱，其實是當年神社的旗桿座。如此巨型的旗桿座不僅在日治時期建造的台灣各地的神社中未曾出現，即便在日本本土也相當的罕見，可說是金瓜石神社建築的一大特色。由《金瓜石鑛山寫真帖》內的舊照片可知，這對旗桿座在神社創建當時就以存在，在昭和 11 (1936) 年神社改築時仍保留沿用，僅更換表面的社紋而已。



1



3



2



4

圖 1 | 旗桿座復原圖 / 林承緯 繪

圖 2 | 第三鳥居前，這兩座體積龐大的巨型水泥柱 (1913) / 網川健吉·《金瓜石鑛山寫真帖》

圖 3 | 巨型的旗桿座，可說是金瓜石神社建築的一大特色 (2014) / 高挺育 攝

圖 4 | 現存旗桿座遺跡 / 高挺育 攝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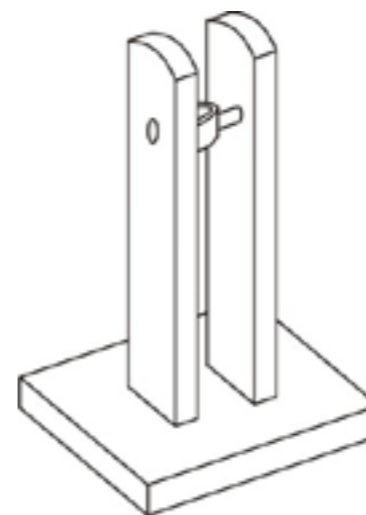
目前在旗桿座上仍保留了固定旗桿的銅鑄構件，由《金瓜石鑛山寫真帖》收錄的照片可知桿上裝繩子可升降神社旗幟，所以旗桿上端有橫向構件，但沒有裝有可綁繩子的地方，所以繩子直接纏繞於旗桿座上。至於旗桿的材質，耆老張阿輝認為是杉木，但從老照片中呈現旗桿筆直、無結的狀態，推測有可能採金屬打造。據說當時在旗桿頂端裝有裝飾物，當風吹時將發出聲響，配合著斗大的旗幟相當醒目。

另外在旗桿座三面各作有紋樣，紋樣又稱家紋、紋所，為象徵一家族或團體的共有符號圖樣，更是一種彰顯獨特性的標誌，日本的紋樣文化在千年歷史脈絡傳衍發展中，由一家之符號達到一族之象徵，最終成為氏族、血源、組織、地位的表徵，可謂日本獨特的造型文化之一。神社也各自擁有代表的紋樣，金瓜石神社當時就以事務所的社紋作為代表神社的紋樣，從明治 45 年（1913）的老照片中，可見金瓜石神社以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的社紋為神社象徵，作法僅以顏色作凸顯，相對之下臺灣鑛業株式會社的作法就繁複，在旗桿座的兩面以水泥作出立體紋路，並在牆面上鑲上銅鑄的立體社紋（已消失）。

圖 1 | 前在旗桿座上仍保留了固定旗桿的銅鑄構件 (2014) / 高挺育 攝

圖 2 | 旗桿架復原圖 / 林承緯 繪

圖 3 | 參拜道兩旁還設置著數個插小型旗幟用的旗桿架 (2014) / 高挺育 攝



2

除了巨型的旗桿座之外，參拜道兩旁還設置著數個插小型旗幟用的架子，架子是由水泥作成，基座上立著兩片水泥板，中間裝著一個金屬環，金屬環是用來插入旗桿之用。大多數的旗桿架已經損毀，無法統計原有數量。





1

◎石燈籠

金瓜石神社參拜道兩旁，羅列著一盞盞的石燈籠，日治時期每逢祭典期間，燃點著燈火的石燈籠群，把金瓜石神域妝點得更為神聖莊嚴。如今在金瓜石神社遺構附近，共保留了八座完整的石燈籠與四座石燈籠遺構，其中兩座石燈籠位於境內的拜殿前方、兩座在第二鳥居旁、四座分布於神苑的參拜道兩側，再根據老照片配合耆老的記憶，顯示過去在第一鳥居旁也曾經設置石燈籠。



2

金瓜石神社的石燈籠是以構鋼筋混凝土所製，表層採用洗石子技術，石燈籠的結構從上到下共可分成：寶珠、笠、火袋、中台、竿與基礎六個結構，石燈籠結構內部預留有電線管道，在火袋內裝設燈泡。每座石燈籠皆以燈泡作為照明，非傳統採用的蠟燭，而在老照片中出現電線桿沿著參拜道架設至第三鳥居旁的畫面，應該是提供包括燈籠在內的神社設施用電需求。同時在杉木電桿上也設有路燈，這應該也是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所規劃設置的，充足的照明讓鑛山員工、信徒更容易前來神社參拜。

新北市立金瓜石博物館
GOLD MUSEUM



3

圖 1 | 金瓜石神社參拜道兩旁，羅列著一盞盞的石燈籠 (2014) / 高挺育 攝

圖 2 | 石燈籠圖解 / 林承緯 繪

圖 3 | 境內所遺留下來的石燈籠 (2014) / 高挺育 攝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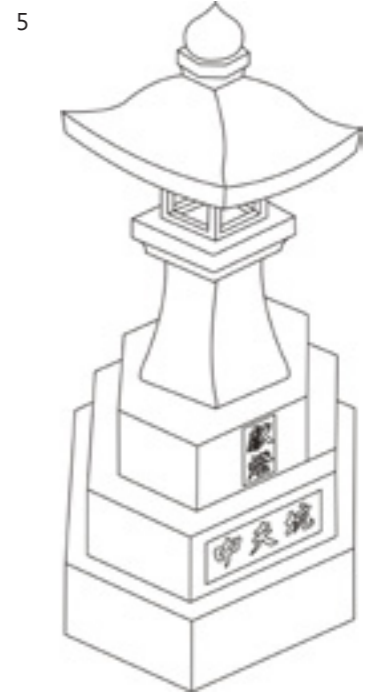
這八座石燈籠皆呈兩兩相對設置，石燈籠正面的竿部上各刻上奉、納兩字，背後有兩對石燈籠還可見落款，其中一對燈籠落款銘為「昭和拾貳年七月吉日」、「金瓜石口教職員兒童」，另一段位於拜殿前的石燈籠刻有「昭和拾貳年七月吉日」、「取締役一同」。取締役在日文中指得是公司的董事一職，顯示這對石燈籠是由臺灣鑛業株式會社董事出資奉獻。



4

圖 1、圖 2、圖 3 | 燈籠落款銘為「金瓜石口教職員兒童」、「昭和拾貳年七月吉日」(2014)/高挺育 攝
圖 4 | 燈籠落款圖示 / 林承緯 繪

除了這些結構仍近乎完整的石燈籠，在金瓜石神社內還可見四座石燈籠的遺構，經歷歲月侵蝕而毀壞的石燈籠結構散落於參道旁，雖然整體結構並不完整，不過透過石材遺構判斷，這兩對石燈籠原狀應是六角形。目前仍可見六角形的石燈籠基座，燈籠基座部分由三層石材組成，上層的石板刻有「奉燈」二字，中層的石板出現「坑夫中」一稱，研判這座石燈籠應為鑛工所組織的信仰團體奉納之物。金瓜石神社的營建，不論是第一代或二代社，作為神社核心設施的社殿、鳥居皆由田中鑛業、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出資，至於信徒團體或個人若要資助神社營建，便會採以捐贈石燈籠或附屬設施等所謂的奉納作法，表達對神社崇信之意。



5

6



7



圖 5 | 石燈籠想像復原圖 / 林承緯 繪

圖 6 | 歷歲月侵蝕而毀壞的石燈籠結構 (2014) / 高挺育 攝

圖 7 | 石燈籠出現「坑夫中」一稱，研判應為鑛工所組織的信仰團體奉納之物 (2014) / 高挺育 攝

◎銅牛



1

在神道信仰之中，牛與享有學問之神菅原道真關係密切，傳說菅原道真出生於丑年，亦有菅原道真愛牛，曾騎著牛前往左遷太宰府之說，因此在祭祀菅原道真的天滿宮內，多半也會設置牛的塑像。金瓜石神社並非供奉菅原道真，但是過去也曾經設置了一只銅牛，根據昭和年間的老照片可知，原本銅牛設置於第三鳥居後、手水舍前。目前在原址確實還可見一塊方形石塊，只是石塊的高度、方向與耆老張阿輝記憶中的銅牛座落位置有些不同。據說這座銅牛，呈現趴伏狀，轉頭望向獅仔石山（茶壺山）。

2



◎其他設施

日治時期在台的神社創建，除了神社必備的社殿、鳥居，將神苑打造成兼具休憩功能的作法也不時可見。金瓜石神社創建時的神苑範圍不大，並無完善的規劃，但隨著居住於金瓜石地區的日本人逐漸增多，一座可供民眾休閒玩樂的公園綠地成為當地必要的設施。因此，臺灣鑛業株式會社計劃打造新的神苑，除了保有神道宗教場域的功能，也希望能做為鑛山員工、家屬、地方民眾休憩之地。在昭和 11 年（1936）臺灣日日新報刊登的一則關於金瓜石神社改建的報導中，提到休憩設施為第二代神社建設重要的項目。關於當時這座結合宗教與休閒功能的神苑，根據耆老張阿輝回憶指出，在神社駁坎也就是擋土牆下方地勢平坦處，設置了一座巴洛克風格的噴泉池。

此外，從第一鳥居開始整個神苑區域皆種滿了櫻花，宛如日本代名詞般的櫻花，自古以來即被視為百花之首、花中之王，長久以來深受日本人所喜愛。其短暫卻帶有濃厚戲劇性的結苞、盛開、凋謝等過程，對日本人的生命觀及美學意識產生深刻的影響。一方面，櫻花也被視為稻穀神降臨人間的依附，讓櫻花綻放的時刻與結果狀態成為了常民社會推測農作生長的重要依據，進而加深日本人對櫻花的愛戀。過去金瓜石神社逢櫻花盛開的季節，沿著山形種植的櫻花綻放呈現一片粉紅色的花海，讓金瓜石神社名副其實成為金瓜石地區日本人信仰與休閒聖地。

圖 1 | 228 紀念公園的銅牛 (2014) / 高挺育 攝

圖 2 | 目前在原址確實還可見一塊方形石塊，根據判斷為銅牛的臺座 (2014) / 高挺育 攝

4-2-2 金瓜石神社的主體建築

◎駁坎

金瓜石神社坐落於金瓜石本山山腰處，神社以擋土牆也就是駁坎來補足地形上的缺點，採人工的方式砌出一個平臺以增添空間。今日所見的駁坎為昭和 11 年（1936）神社改築時所砌。明治 30 年（1897）年創建的神社是沿著山壁堆疊駁坎，根據張阿輝及聚落其他耆老的回憶，當時因駁坎曾崩落，所以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在原有駁坎外興築更大的駁坎。



1

2

圖 1 | 今日所見的駁坎為昭和 11 年（1936）神社改築時所砌（2014）/ 高挺育 攝

圖 2 | 日治時期的欄杆留存至今已無金屬扶手（2014）/ 高挺育 攝

圖 3 | 駁坎石材砌法下層使用亂石砌的工法施作，上層的部分使用谷砌的形式（2014）/ 高挺育 攝



肆、建築篇 · 金瓜石神社的主體建築

金瓜石神社坐落處的地質脆弱、容易崩解，當時採亂石砌來建造，歷經數十年的歲月想必將出現崩落損毀的情形。第二代神社的改建配合神社規模擴大，為打造更大且穩固的神社社殿坐落空間，於是為提升駁坎的強度，石材砌法分成兩種形式，下層為達到地基的穩固，使用亂石砌的工法施作，至於上層的部分使用谷砌的形式，將四角錐形狀的石材縱向排列，並於石壁交接處以長條形的石塊交錯堆疊的方式，加強駁坎結構的穩固。如此順應地勢及環境採用的多重駁坎營造作法，不僅為金瓜石神社打造穩固的基礎，同時讓神社駁坎呈現宛如日本城樓天守閣般壯觀並具優美弧線的石牆景象。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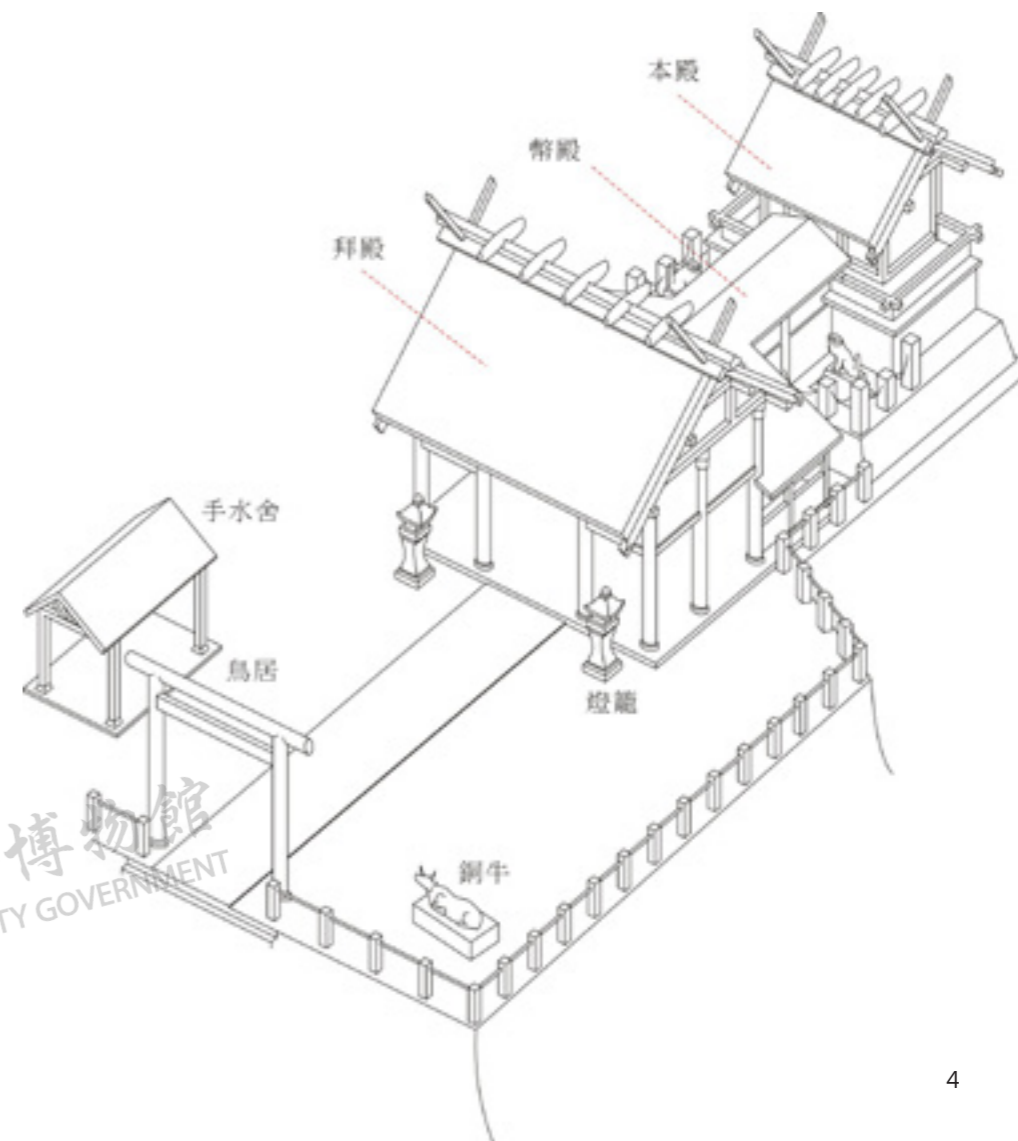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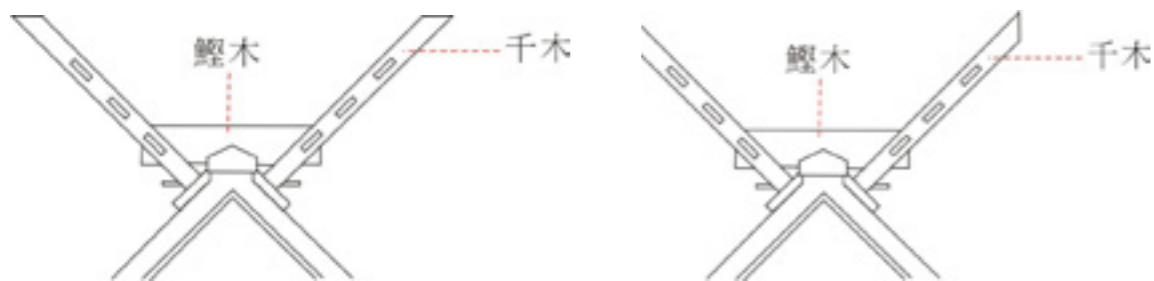
◎拜殿

神道信仰將安奉依附祭神的御神體設施稱為本殿，可謂神社建築中最神聖的空間，即便神職人員（神主）也未必能接近，更遑論是一般民眾。於是為了滿足世人祭拜的需求，較具規模的神社會在本殿前設置一座拜殿，提供參拜祭祀所需的場所空間。金瓜石神社的拜殿擁有結構完整的拜殿設施，在祭典期間，總代及祭典參與人員可進入拜殿內近距離參拜，並由神主進行清祓潔淨儀式。昭和年間金瓜石神社祭典期間，樽神輿抬轎人員即來到拜殿內進行參拜，並於拜殿內吟唱祭典歌謠，接著起身抬轎巡行慶賀祭典。

圖 1、圖 2 | 今日所見之金瓜石神慎境內遺構 (2014) / 高挺育 攝

圖 3 | 第二代神社的拜殿與本殿 (1936) / 李彩鳳 提供

圖 4 | 境內復原透視圖 / 林承緯 繪



1

今日所見的金瓜石神社拜殿遺構，尚保留了臺基及十根洗石子的圓柱，在每根圓柱頂端上，仍留下當時用來裝置木隔板之溝槽及木結構屋頂之榫槽，不過近來隨著古蹟修補工程進行，部分的柱頭溝槽已被填補封閉。金瓜石神社拜殿圓柱採用預鑄鋼筋混凝土的工法製作，整體的拜殿施作是以鋼筋混凝土技術來製作柱子、構架及屋頂則採用木造。這樣的神社建築作法，早在大正 5 年（1916）所興建的花蓮港神社即使用，如此結合木造及鋼筋混凝土的組構技術，難免出現將柔性結構的木構造榫接在剛性的鋼筋混凝土上，將容易導致樑與柱的接合處成為結構上的弱點，因此木樑也易損毀。

拜殿與本殿的屋頂形式皆採用神明造，神明造呈現前後兩片的雙坡式屋面（切妻造），屋面鋪設銅板瓦，這種鋪法稱作「一文字銅板葺」或「平葺」。從神社老照片可見拜殿屋面上有成排的鯉木、兩端有千木，這些構件最初是為固定屋頂之用，日後也衍生出宗教、文化意義。有一說認為鯉木、千木的數量與造形可做為判斷該神社祭神為男神或女神的依據，譬如單數的鯉木、平行的千木代表該神社供奉男神，如此之說對照金瓜石神社殿出現的五個鯉木、垂直的千木作法，確實符合這樣的說法。

關於拜殿內部的景象，僅能透過少數留下來的老照片一窺一二，根據老照片捕捉到的拜殿畫面，可見當時室內頂部採「格天井」的裝飾，這種呈現方格狀的天花作法在日本建築中屬於高級樣式，顯示當年金瓜石神社建築設施營建的格局。



2



3



4

新北市
GOLD MUSEUM, NEW TAPEI

圖 1 | 千木之形式 / 林承緯 繪

圖 2、圖 3、圖 4 | 今日之金瓜石神社拜殿遺構 (2014) / 高挺育 攝



1

◎幣殿

「幣殿」指搭蓋於拜殿與本殿之間的建築體，用意在連結神社建築中的參拜空間與供奉空間，金瓜石神社的幣殿興建，更有克服金瓜石在夏季總有突然傾盆而下的降雨，以及冬季不絕的風雨的功能。目前，幣殿的主要結構已不在，不過若比對老照片及現存殘跡，可知當年的幣殿的範圍應涵蓋地面鋪設的走道，一路包含通往本殿的階梯在內，皆屬於幣殿的範圍，建築體的平面呈「工」字形。另外，再根據不同時期神社老照片的比對，推測這座幣殿興建的時間可能與神社本殿、拜殿施工年代不同，應是隨著空間需求增加而再增建的設施。

木造的幣殿隨著神社的荒廢而傾倒消逝，如今在拜殿與本殿間的地坪留下柱礎，在本殿第一層臺基上也留下柱子，對照老照片捕捉下的當年實景，可知幣殿可能的落柱位置。另外，在本殿下層臺基部分也還留著幣殿的牆基，又拜殿面朝本殿圓柱上所留下的溝槽，可推測應是過去橫樑與格板的架設位置。

圖 1 | 桃園神社現存之拜殿樣貌 (2012) / 高挺育 攝

圖 2 | 拜殿與本殿間的地坪留下柱礎 (2014) / 高挺育 攝



2

◎本殿

「本殿」又稱為神殿，是神社建築中最重要且神聖的核心場域。金瓜石神社現存的本殿僅剩臺座，遊客可直接登上本殿臺座，這是在日本一般神社中所難以想像的，更遑論在這或坐或臥。第二代神社的本殿臺座有兩層，位於下層的臺座是中介空間，上層臺座為本殿建築的所在。下層臺座以石塊砌成牆體，內部填充砂石等物，地坪立著四座磚砌長方柱、四座鋼筋混凝土短方柱，方柱間裝設有鐵鍊為欄杆。臺座上豎立兩座呈弧形的石砌體，應是原擺放狛犬的台座，狛犬為日本神社、寺院設施中常見的聖域守護裝置，結合獅、犬形象構成的狛犬，與臺灣民間的石獅同樣具護衛之用，金瓜石神社原有狛犬，隨著戰後神社功能喪失即遭受到破壞，下落已不得而知。

本殿遺構的上層臺座是由鋼筋混凝土作成，表層採洗石子工法，尤其將外側牆面切割為數堵，每一堵皆採以當時流行的「德國牆壁」，也就是水泥噴塗牆作法，增加牆面的豐富度。本殿的地坪使用水泥及洗石子，以仿木構造的手法施作欄杆，這種水泥仿木構的作法在日治末期大量被運用在各式建築上。在這樣的潮流下，金瓜石神社也出現仿日式「組高欄」作法，所謂組高欄是日式欄杆中極優美的一種樣式，特色是縱向與橫向扶手（架木）相互交叉，上揚（跳高欄）因而表現在本殿的四周，裝飾性質強烈。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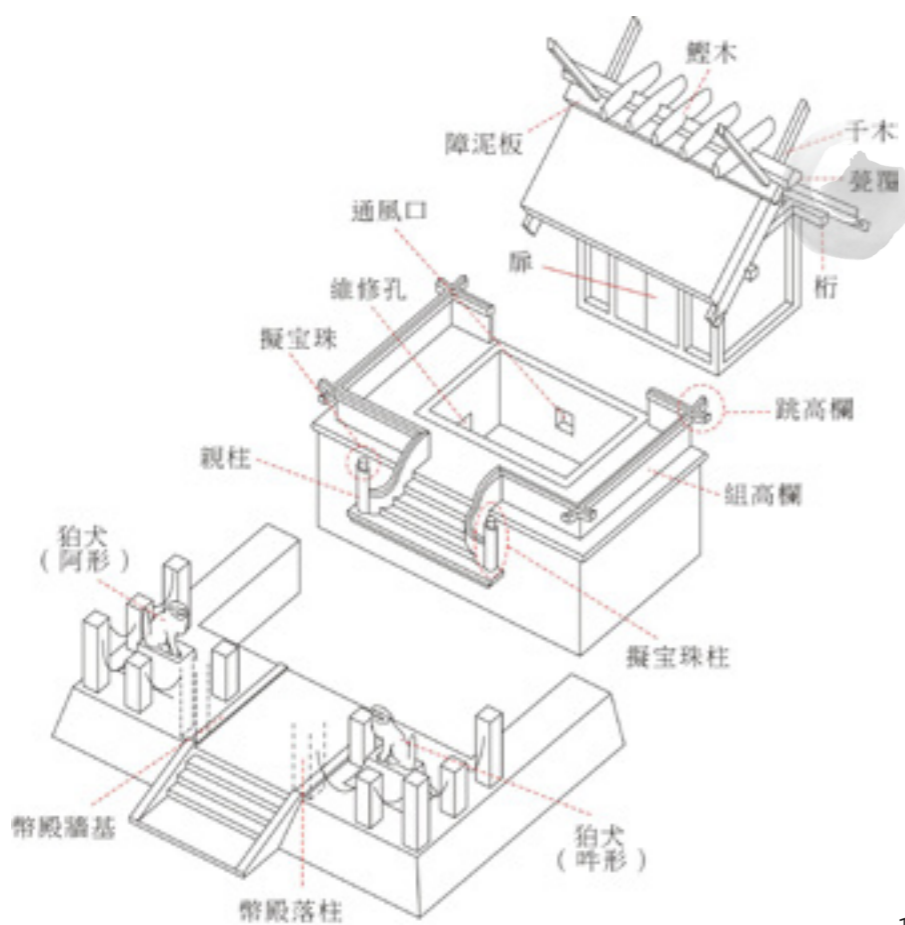
4

圖 3 | 第二代神社的拜殿與本殿 (1936) / 李彩鳳 提供

圖 4 | 今日金瓜石神社本殿遺構 (2014) / 高挺育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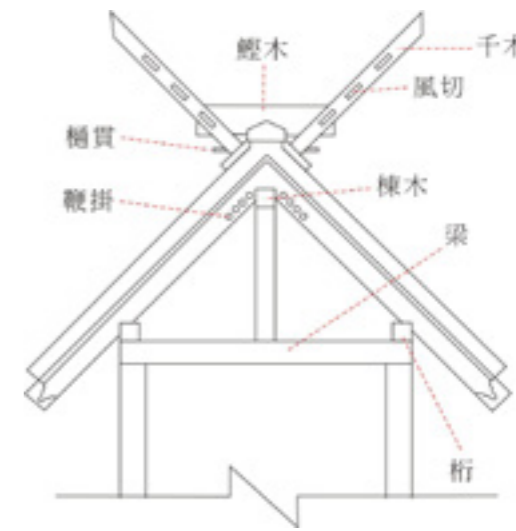
然而檢視其細部，卻省略許多組高欄應有的細部構件，且將原有具穿透感的組高欄作成厚實的牆體。在欄杆的柱頭上，略呈水滴狀的「擬寶珠」造形，擬寶珠是木造欄杆為保護及美觀柱頭裝設的裝飾物件。

現今金瓜石神社遺構原位於上層臺座的本殿結構已不在，本殿原址位於今日遊客投擲硬幣的坑洞上方，這坑洞的作用為隔絕濕氣上升，並防止木造建築受潮腐朽。同時也裝設有通風口，使基座內的空氣可流通，並設置維修孔，孔洞四周設置溝槽，可以裝設阻擋動物的格扇。然而，這種的臺座作法，不同於日本本土神明造遵循的「掘立柱」作法，神明造由棟持柱與緣束作為結構支撐，木柱直接掘地深埋入土。金瓜石神社則是把木構的本殿建築直接坐落於臺座上，凸顯第二代神社規劃之初，應考量到如何因應當地潮濕與白蟻等問題。



1

關於當時本殿建築的用材，根據老照片配合耆老訪談可知採用木料，至於是最常見的檜木，或是其他也被用在神殿建造的杉、楠、松、櫟等用材，尚無法有明確的解答。基本上木料的選用，最符合神道源於自然信仰的精神，特別是作為神社建築最核心的本殿建築。基於這樣的信仰觀，金瓜石神社本殿也採原木建造而成（或稱素木造）。



2

本殿的建築樣式為「神明造（Shinmeidukuri）」，但在整體結構上並無出現神明造樣式重要的結構特徵「棟持柱」，棟持柱是神明造的結構系統，用來支撐屋頂與銜接樑，但是金瓜石神社卻省略了棟持柱，而將結構經由桁、樑傳導到四根木柱上。本殿建築的牆體是將木板卡入柱子上的溝槽形成牆壁，僅留一處開口部，而在木造門板上未使用金屬裝飾片來強化結構及裝飾本殿門面。



3

此外，從神社老照片中可見本殿外圍並無設置「玉垣」，這種常用於神社建築周邊的圍籬，具有塑造本殿的神聖與威儀感的作用，金瓜石神社或許是因為境內的空間有限，駁坎上並無足夠腹地可用來設置玉垣。

圖 1 | 第二代本殿爆炸圖 / 林承緯 繪

圖 2 | 第二代社殿屋根構件圖解 / 林承緯 繪

圖 3 | 皇大神宮構件圖解 / 林承緯 繪

◎手水舍

神道信仰對於潔淨、罪穢擁有一套完整的信仰觀，相較於其他宗教，潔淨可謂神道宗教實踐最重要的課題。這點清楚反映於神社空間配置上，多數的神社在穿過鳥居之後，經常會有一處備有清水，供參詣者清洗雙手、漱口的設施，不論是簡易的裝滿清水的容器（水盤），或是隨著神社建築規模與風格，營造出亭狀的潔淨，皆被稱為「手水舍」。

根據僅有的文獻資料，無法得知金瓜石第一代神社是否有設置手水舍，不過至少透過昭和年間的老照片，可知第二代神社設有手水舍，位置就在第三鳥居後方的岩壁旁。至於手水舍的建築形式，諸如基座、水盤形狀、構架作法這些細部構件無從得知，僅可辨識出平面呈矩形，屋頂為兩坡的「切妻造」，屋頂覆蓋著銅板瓦。



2



圖 1 | 手水舍為神社中備有清水，供參詣者清洗雙手、漱口的設施 / 高挺育 攝
圖 2 | 第二代神社設有手水舍，位置就在第三鳥居後方的岩壁旁 / 高挺育 攝

4-3 第一代金瓜石神社的形式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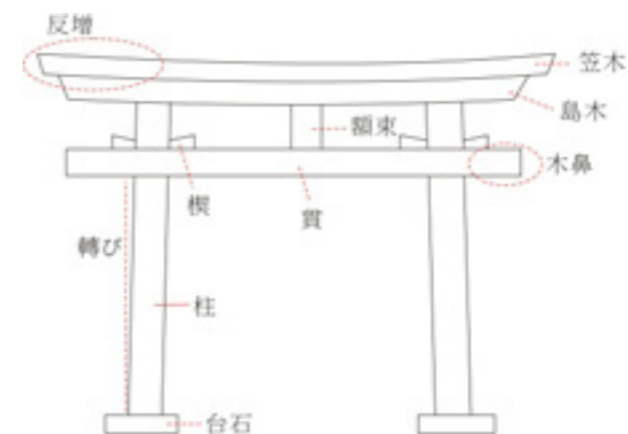
◎鳥居

第一代神社當時營建的鳥居已然消失，但從老照片留下的珍貴畫面為依據，研判在今日金瓜石神社遺構的旗桿座後方地面，留有一對石造基座，由位置、形式、尺寸，比對老照片中的鳥居，推測這個遺構應是第一代金瓜石神社鳥居的「台石」。台石指鳥居的基座，且在旁邊地面上還可找到被搗毀後的鳥居構件，表示鳥居在搗毀後可能直接充當路基之用，由此也可證明第二代神社是在原址改建。

第一代金瓜石神社的鳥居在材料上使用石材，當時可能因搬運、取材等考量，鳥居尺寸明顯較小，由現存遺構尺寸及老照片來推測，這座鳥居高約兩公尺。形式上為「明神鳥居」。明神鳥居的作法較神明鳥居為繁複，由台石、柱、貫、楔、島木、笠木、額束等六種以上的構件組成。明神鳥居於地面上先埋設四方形的「台石」，台石上豎立向內傾斜的「柱」。柱的頂端分別疊著笠木及島木，並作成兩端向上起翹的構件，稱作「反增」。柱頭穿入「貫」這樣的橫向構件，為了增強構件間的咬合，會卡入「楔」。另外在貫與島木間，還會裝上一塊縱向的「額束」，也就是匾額，但金瓜石神社這座鳥居上似乎未見有刻字。鳥居上懸掛的注連繩，由舊照片中飄逸的白紙（紙垂）判斷，形式為「前垂注連」，前垂注連是注連繩的基本樣式，作法是在較細的稻草繩上綁著紙垂，強化鳥居的神聖性。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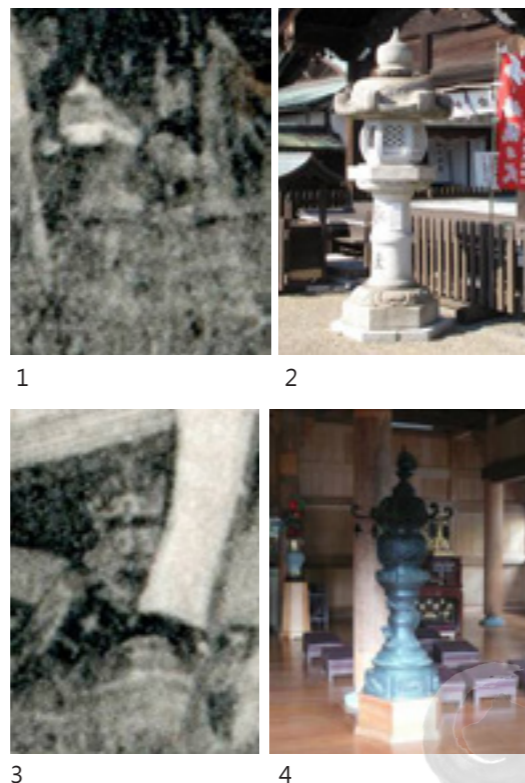


4

圖 3 | 旗桿座後方地面一對石造基座，推測為第一代金瓜石神社鳥居的「台石」 / 高挺育 攝
圖 4 | 名神鳥居構件圖 / 林承緯 繪

◎燈籠

相對於第二代神社的石燈籠，第一代神社的燈籠型式與材質較為多樣，根據老照片可知，參拜道上分別在鳥居前後共立有兩對石燈籠，同時還懸掛著數座簡易懸掛紙燈籠的金屬架。在本殿前方，豎立了一對石燈籠，這座石燈籠的笠部呈六角形、火袋與竿為圓柱形，為常見的春日型燈籠。除此之外，金瓜石神社還曾經保有一對銅製燈籠，可惜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1907)這則報導，可知這對安置於社殿內的銅燈籠被盜。銅燈重達12、3貫目(約50公



斤)。如此規模的銅燈在當時相當罕見，這對銅燈後來是否有被尋獲，並未見相關的報導，不過在數年後一枚老照片中，可見拜殿前擺放有一對四方形臺座，在臺座之上依稀可看到疑似銅燈的畫面。

那麼第一代神社的燈籠是否點燈？推測當時燈籠內的燈明應用燭火的方式，甚至設置的燈籠僅作為莊嚴、裝飾之用，從這時期老照片中仍未見神社一帶有出現電線桿，顯示第一代神社設置時，該地供電系統應尚未全面性架設(金瓜石在明治43年[1910]通電)，到了第二代神社落成階段，通火通明的神社景象成為入夏金瓜石居民難忘的節慶畫面。

圖1 | 第一代神社的六角形石燈籠，旁邊依稀可見狛犬(1913) / 網川健吉，《金瓜石鑛山寫真帖》

圖2 | 與第一代金瓜石神社相似的石燈(日本神戶天滿宮) / 林承緯 攝

圖3 | 第一代神社的銅燈(1913) / 網川健吉，《金瓜石鑛山寫真帖》

圖4 | 臺北臨濟護國禪寺內現存的日本銅燈 / 林承緯 攝

◎拜殿

第一代金瓜石神社的拜殿為木構造，屋體結構由十數根方柱支撐而起，屋頂樣式採用「入母屋造(Irimoyadukuri)」，由老照片所見的屋面紋路判斷，當時應採「銅板葺」或「柿葺」的屋頂工法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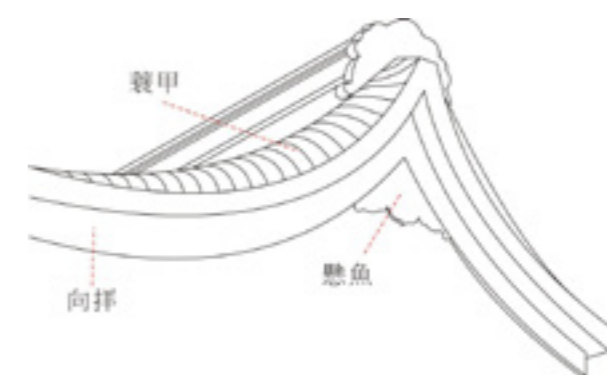
◎本殿

第一代神社本殿緊鄰岩壁而建，由《金瓜石鑛山寫真帖》收錄的老照片畫面可見，本殿的臺基僅一層，採用石塊疊砌而出。其上方由方柱排列成欄杆，在臺基前左右立著狛犬。今日緊沿著山壁一帶仍留有一段石砌牆，與現存第二代神社建築遺構的形式、材質不同，推測極可是第一代神社本殿臺基的一部分。

本殿建築樣式為「流造(Nagaredukuri)」，因此結構僅有一開間，又稱為「一間社流造」。流造最明顯的特色在於屋頂前坡以扇形弧線向前拉長(形式稱為「向拜」)，其屋頂兩側再向下彎曲構成弧線(形式稱為「蓑甲」)。只不過，金瓜石神社受限於本殿與拜殿間的空间過於狹窄，向拜的長度便不長，連帶影響到蓑甲的部分不明顯，同時也因結構無做出向前延伸的向拜，便無呈現因梁柱的高低差造就出S形，宛如蝦子般的「海老虹梁」建築特徵。第一代神社建築構件上仍少有雕刻裝飾等施作，反映第一代神社肇建仍逢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的草創階段，事務所及地區居民有限的力量，尚難以提供神社建築營造上對於精緻美化施作的追求。



5



6

圖5 | 第一代神社的拜殿與本殿(1913) / 網川健吉，《金瓜石鑛山寫真帖》

圖6 | 本殿建築樣式為「流造」，因此結構僅有一開間，又稱為「一間社流造」。 / 林承緯 繪



伍。活化篇

民國 101 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與勸濟堂結拜，「義起結緣 - 尋訪金瓜石活動」成為關公文化節系列活動之一。至今每逢夏季祭典時分，本山這頭與那頭各自響起吆喝、鑼鼓等聲響，打破山城平日的沉靜，使金瓜石瀰漫一股佳節歡愉氣氛……

5-1 再利用構想

金瓜石神社的創建，緣起於十九世紀末葉來臺灣承攬金瓜石鑛務的田中長兵衛，當時為祈禱開鑛順利、人心安定，出資於金瓜石地區建立神社，這座神道宗教設施在當時，除了作為在臺日人的信仰及心靈的歸宿，金瓜石神社當年也結合本地漢人信仰中心的勸濟堂（祈堂廟），每年入夏時分一同於黃金山城舉辦祭典。從明治30年（1897）神社創建至日治時期



1

落幕的48年間，如此熱鬧繽紛的祭典場域，早已化為金瓜石地區重要的一段歷史記憶。

神社逢7月15、16日例行祭典早以隨著神社的落幕而消失，甚至在超過一甲子的歷史演進發展下，金瓜石聚落已發展出不同於日治時期的生活方式，



2

取而代之的是每年農曆三月廿三日的媽祖生，以及六月廿四日的關公生。有鑑於此，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研擬在金瓜石神社的空間場域，以歷史脈絡為基礎背景，發展營造出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動，結合勸濟堂舉辦之關公文化節，在金瓜石神社場域內舉辦名為「義起結緣－尋訪金瓜石活動」，這場具日式祭典風貌的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活動，藉此銜接起過往的歷史記憶，延伸成為金瓜石邁向未來重要的基石。

這場別開生面的活動名稱擬定，「義」取自關公「義結金蘭」的意象，「結緣」是吸取日本文化對「緣」的重視所形塑而成的活動作法。結合「義」與「緣」構思之下，產生「一起來神社結下良緣」這樣的概念。而「尋訪」是因為神社位於山坡上，沿著舊時參拜道探訪神社遺構的過程，便是一種探索巡禮。

圖1 | 山神祭與迎媽祖之繞境路線示意圖（紅色代表山神祭扛神轎路線，起點為金瓜石神社；黃色代表媽祖繞境路線，起點為勸濟堂）/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提供

圖2 | 農曆3月23日金瓜石迎媽祖遠境活動 /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提供

活動的籌備，從環顧今日仍帶有濃濃日本文化元素的金瓜石聚落出發，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館址原為日治時期臺灣鑛業株式會社舊址，原有設施在博物館成立之後，本山五坑重新整理開放，成為國內僅有的鑛業文化展示，太子賓館、四連棟日式宿舍展示著日式建築風華，提供遊客透過五感親身體驗不同的生活美學。相形之下，金瓜石神社則顯得靜默，然而一座成熟的文化資產，不僅要有硬體的保存維護，文化資產的價值與具有的文化，亦可透過推廣活動的舉辦，提供社會大眾認識親近的機會。

無可諱言的是，殖民統治、日本神社等議題的理解在國內仍存在著些許歧異，但歷史過去不能抹滅，卻可重新被詮釋理解。計畫營造一場結合歷史記憶、文化脈絡及日式祭典風貌的文化資產再利用活動，串聯社區及黃金博物館，延續金瓜石地區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在今日重視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中，由自己立足點來認識異文化，從異文化了解多元文化的價值，是一種相當重要的公民學習課題。

基於對文化脈絡的重視，擇以再現歷史記憶為出發點，考量文化間的差異、空間場域的特殊性、詮釋角度的立場與觀看角度，舉辦這場穿越時空再現的日式祭典活動。

新北市
GOLD MUSEUM

圖 1 | 金瓜石神社的文化資產價值可透過推廣活動的舉辦，提供社會大眾認識 / 林承緯 提供



5-2 祭典的再現

每逢農曆 6 月 24 日，金瓜石勸濟堂照例慶賀關聖帝君聖誕，舉行各式宗教慶典活動。民國 100 年轉型為「關公文化節」，壯大了原有慶賀神誕活動，民國 101 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與勸濟堂結拜，「義起結緣 - 尋訪金瓜石活動」成為關公文化節系列活動之一。至今每逢夏季祭典時分，本山這頭與那頭各自響起吆喝、鑼鼓等聲響，打破山城平日的沉靜，使金瓜石瀰漫一股佳節歡愉氣氛。

參與活動不管相識或初見面，環坐於勸濟堂旁一張張紅色大圓桌，共進「結拜宴」，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豪情壯氣不語言表。飽餐之餘，金瓜石神社在鼓聲中敲開祭典序章。



3



4

1



2



◎潔淨與轉化

參與祭典需在手水舍潔淨身軀，新設置的水手舍在已消失的第一鳥居旁，先以右手拿木杓取一瓢水來洗左手，再換左手持木杓沖洗右手，最後象徵性的潔淨口部。透過清水潔淨的作法，帶給人們身心淨化，由俗世入聖地的一種轉化，得以懷抱著無暇的身心結下最美好的緣份。

由於金瓜石神社原有的手水舍已不在，這次祭典活動的再現，重製一座結合臺灣與日本潔淨特徵的手水舍。在白色容器外綁上草繩，綴以榕樹枝葉，白色在日本文化具潔淨的意象，不綁紙垂的注連繩，而改以草繩外點綴榕樹枝葉的作法，取意於臺灣民間的潔淨模式。榕樹枝葉在民間具潔淨的意象，舉凡法師舉行科儀前的淨壇，或是入廟參拜前以榕樹枝葉沾水揮灑淨身。因此，以榕樹枝葉取代日式注連繩，打造這件擷取臺日潔淨象徵的手水舍。

圖 1、圖 2 | 農曆 3 月 23 日金瓜石迎媽祖遶境活動 /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提供

圖 3 | 水盤佈置完成情形 (2013)/ 林承緯 攝

圖 4 | 潔淨步驟之示範 (2013)/ 林承緯 提供

◎樽神輿登場

待潔淨身心完成準備，別迫不及待地沿著參拜道出發，此時，在參拜道的入口處，早已預備好一只精心妝點的樽神輿。樽神輿蓄勢待發，在太鼓聲響起之下，八位年輕力壯的壯丁扛起樽神輿引領所有參與者順著參拜道前進，先由持扇的領隊指揮及太鼓隊員喊「わっしょい～(Wasshoi～)」擊鼓，接著抬轎、掌旗隊員隨之附和「わっしょい～(Wasshoi～)」，樽神輿隊伍踏著百年前打造的臺階，一步一步朝神社社殿前進。過程中，「わっしょい～わっしょい(Wasshoi～Wasshoi)」的呼喊聲，讓黃金山城宛如回到百年前祭典那一天。當樽神輿隊伍通過第三鳥居，這群聲勢浩大的隊伍順利抵達神社，樽神輿於拜殿前抬高迴轉三圈之後，如同過去祭典時的作法，將樽神輿安放於神社拜殿位置。此時在拜殿前方已備妥一只大清酒桶，等待大家一同把酒歡慶結緣。



1



2



3

「樽神輿」所稱的「樽」，指的是盛裝清酒的木桶，換言之樽神輿就是盛載清酒桶的神轎，雖說是神輿，宗教意味較低，取而代之的是滿溢的喜慶及趣味性。在昭和 12 年 (1937) 《臺灣日日新報》關於金瓜石神社祭典的報導中，紀錄下金瓜石民眾組成樽神輿隊伍慶祝祭典的情形，其中的「少年組樽神輿」就由公學校學生負責。今日再現的祭典，雖然神輿一樣呈井字形，今日再現的祭典，雖然神輿一樣呈井字形，但與樽神輿在規模、酒樽數量上都與過去不同，同時考慮活動進行時間與意義，大幅調整樽神輿巡行範圍，將日治時期從神社出發，一路繞行金瓜石聚落最後到達水湳洞海邊的作法，簡化從第一鳥居原址為起點，沿著參拜道抵達神社境內，接著在拜殿前進行「鏡開」的活動。



4



5



6

圖 1 | 樽神輿製作情形 (2013)/ 林承緯 攝

圖 2 | 樽神輿擺放在白色塑膠布上 (2013)/ 林承緯 攝

圖 3 | 樽神輿就是盛載清酒桶的神轎，洋溢著喜慶及趣味性 (2013)/ 林承緯 攝

圖 4 | 在太鼓聲響起之下，扛起樽神輿引領所有參與者順著參拜道前進 (2013) / 林承緯 提供

圖 5、圖 6 | 樽神輿隊伍行走於參拜道上 (2013) / 林承緯 提供



圖 1 | 樽神輿隊伍行走於參拜道上 (2013) / 林承緯 提供

◎鏡開

「鏡開」是日本民間用於祈福、慶賀的儀式，由手持木槌的人，將內裝清酒の木桶蓋擊開，之後全體與會者共飲桶內清酒，達到同歡的效果。傳說此俗源自戰國時期武士出征前，將領敲破酒樽宴請軍隊以提高士氣的做法，民間亦流傳清酒鏡開儀式以敲擊開啟酒樽的動作，具打開運勢、前途光明之意。事實上在日本民間還流傳另一種也稱為鏡開的習俗，是新年正月分食鏡餅時的作法，不論是飲酒的鏡開或是分食鏡餅，都是深具招福、喜氣象徵的節慶習俗。在明治40年《臺灣日日新報》對於金瓜石神社的報導中，即出現「飲神酒」的記錄，顯示當時以透過飲酒來歡慶祭典。「義起結緣-尋訪金瓜石活動」將樽神輿與鏡開做為串連活動宗旨的主軸，當樽神輿隊伍引導參與者登上神社後隨即進行鏡開，除了作為一種日本文化的體驗，也藉此傳達「義起結緣」的結緣意義。



1

圖 1 | 自由時報所刊登之報導 (2013)

圖 2 | 「鏡開」是日本民間用於祈福、慶賀的儀式 (2013) / 林承緯 提供

2

◎結緣帖的紀錄

結緣帖是活動結緣的紀念，遊客在參與祭典活動時領取，於結緣帖寫下自己與欲結緣的對象，待一路走到神社境內，用紅線穿過印製於結緣帖上的日幣五元圖案，再蓋下結緣紀念章，圖章上標記有結緣日期、結緣地的海拔高度，象徵兩人結下天定之良緣。結緣帖的背面結合日本民間盛行的「朱印帳」文化，以手繪的方式繪出神社的神苑及境內，遊客可持結緣帖一路循著參拜道蓋章到達神社。圖章造形包括有神明造鳥居形狀的「手水舍」、石燈籠的「參拜道」、神明造神社建築的「拜殿」。此外，結緣帖設計除了圖像之外，也透過文字從神社歷史、祭神緣由、神社空間及建築等面向，深度導覽金瓜石神社的一切。



1

2



◎綁住一段祝福

在當代舉辦的祭典活動，不同於日治時期以宗教信仰為主要宗旨，需導入新的活動構想。今日，奉祀關聖帝君的勸濟堂取代金瓜石神社成為金瓜石居民的信仰中心，勸濟堂關聖帝君的風範是「義」的象徵，至於金瓜石神社三神之一嚮導神猿田彥命具有「先導、追尋」之意，藉此找尋彼此、義結金蘭的意象便不言可喻。



3



4



5

如何將這樣的意象轉化為實體，透過參與者的感受體驗，從中獲得趣味及充實滿足感，是「義起結緣 - 尋訪金瓜石神社」活動規劃的重要方向。從體驗異國日本的文化內涵出發，選擇日語「御緣 (Go-En)」與「五圓」互為諧音的語彙，採用日幣五圓的造形為活動象徵。融合了結義與日本的結緣觀，透過紅線穿綁住日幣五圓中空圓孔造形的做法，呈現出「結義 / 結緣」的意象。

圖 1 | 結緣帖正面及反面 / 林承緯 提供

圖 2 | 服務處工作人員發送結緣帖、參與者簽名情形 (2013) / 林承緯 攝

圖 3 | 日語「御緣 (Go-En)」與「五圓」互為諧音的語彙 / 林承緯 提供

圖 4 | 館員向里長說明結緣帖內容 (2013) / 林承緯 攝

圖 5 | 參拜道工作人員向參與者說明結緣帖內容 (2013) / 林承緯 攝



◎記憶中的味道

在紅線締結這段難得的良緣之後，將可兌換一包森永牛奶糖，糖果入口而化的口感，加上甜味觸動的味蕾，傳達對緣分的祝福。牛奶糖在今日已是相當普遍廉價的甜食，不過若將時光退回到一甲子前，若能擁有一小包糖果，將令人心生羨慕。當年親身參與金瓜石神社祭典，威風凜凜抬著樽神輿奔馳於黃金山城的耆老張阿輝，再拿到當年難忘的森永牛奶糖之後，娓娓道來那段童年時的回憶。每年神社祭典從公學校挑選數名高年級學生來

扛樽神輿，被選上的學童將可獲得一包牛奶糖，糖果帶來的香、甜，伴隨著成長成為最美的回憶，那份深埋於心田的感受，隨著耆老剛入口的牛奶糖，透過味蕾再度勾起這段過去。「義起結緣 - 尋訪金瓜石神社」再現這段金瓜石的歷史風華，讓參與者見證百年間的金瓜石歷史發展脈動，並轉化為不同世代對過去、今日及邁向未來的金瓜石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圖 1 | 自無耳茶壺山遠眺礦山，金瓜石神社座落於左側 (2014)/ 高挺育 攝



参考書目

· 參考書目

朱瑞徵

2001 〈黃金山鄉保護神的家 - 黃金神社〉《源》第 32 期。臺北市：促進電源開發協助金管理委員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2 《2001 歷史建築百景專輯》。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安部正哉

《金屋子神社由緒略記》。日本：金屋子神社。

林承緯

2008 〈神社大鼓與神道音樂〉《臺灣神社獨木大鼓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2011 〈日本的神道信仰及神社祭典〉《傳藝雙月刊》。第 93 期。頁 72-75。

2012 《宗教造型與民俗傳承：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庶民信仰世界》。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西川滿

1956 《黃金の人》。東京：新小說社。

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

1915 《金瓜石鑛山一覽》。臺北市：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

服部武彥、藤澤國太郎

1934 《台灣金瓜石鑛山に於ける土木建築用骨材の試験成績》。臺北市：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基隆神社社務所

1934 《基隆神社誌》。基隆郡：基隆神社社務所。

國家圖書館

2007 《日治時期的基隆與宜蘭》。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2007 《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2007 《日治時期的臺南》。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絹川健吉

1914 《金瓜石鑛山寫真帖》。臺北市：絹川寫真館。

陳威廉、陳如萍、陳如茵、陳夢璋

2006 《懷念的故鄉金瓜石》。自印。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職產課

1900 《瑞芳及金瓜石鑛山視察報文ヲ提出ス》。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職產課。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南方文化研究室

1935 《瑞芳庄要覽》。臺北市：基隆郡役所。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神職會

1939 《敬慎 四月號》。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神職會。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1943 《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日日新報索引系統

| 金瓜石神社 與 山神祭 |

JINGUASHI SHRINE & RITUALS OF MOUNTAIN DEITIES

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

發行人：朱立倫

總編輯：林寬裕

編審：蔡宗雄

計畫主持人：林承緯《2012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金瓜石神社
活化再利用規劃研究案結案報告書 計畫主持人》

編輯委員：王錦華、鄭宜峰、林純雅、莊正暉

行政編輯：駱淑蓉

美術設計：浮遊設計有限公司 高挺育

攝影：高挺育

圖片提供：山口洋子、李彩鳳、林承緯、高城初子

張英傑、張靖委、陳威廉、黃慶雲（按姓氏筆畫排序）

出版單位：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22450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金光路 8 號

TEL：02-24962800

FAX：02-24962820

<http://www.gep.ntpc.gov.tw>

出版日期：2014年7月

I S B N：978986041812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